**真的很惠­-奇幻小說創作**

**研究者：蕭詣宸**

**臺北市西湖國小資優班學生**

**通訊處：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25號**

**電  話：(02)2785381**

**E-mail：**[**yyiicchheenn@gmail.com**](mailto:yyiicchheenn@gmail.com)

**指導老師：邱鴻麟**

**壹、緒論**

**一、創作背景**

台灣近年吹起了一股文青風潮，走在街上一看，都是人手一本小說、散文，再戰的如火如荼的各類小說中，最合市井小民口味的就屬奇幻小說了，所以我以奇幻小說為主題進行創作，完全有迎合到大眾的口味與潮流啊。

再來都市傳說與鬼怪也是現在年輕人喜愛的話題，翻拍成電影更是有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所以將這類的靈異話題融入我的故事中，想必能勾起更多人的回響和興趣

**二、創作動機**

從我有記憶以來，不管在超商、書店還是百貨公司，只要有賣書的地方，我一定會去逛。可是我永遠只逛那幾區，其中我特別喜歡在奇幻小說跟恐怖小說區徘徊，明明就不敢看恐怖小說，但是每當我好奇心作祟時，總會鼓起勇氣，把書拿起來翻翻，可是只要一看到封面，我就嚇個半死。

到了現在，我還是不敢看任何的恐怖小說，可是我偏偏又任性的對都市傳說和妖怪情有獨鍾，所以正當我苦思專題該做些甚麼時，一個想法在我腦子裡浮出，我只要把我最愛的小說類型結合在一起那就好啦!所以最後我決定要創作出一本結合台灣本土妖怪的微驚悚奇幻小說，這樣也可以讓一些跟我一樣愛看恐怖類型作品但又更害怕的人看的十分入迷。

**三、創作目的**

(一) 創作以台灣鄉土妖怪為主軸的奇幻小說

**貳、文獻探討**

**一、台灣較知名的傳說**

1、紅衣小女孩:故事背景是發生在台中市北屯區的大坑風景區山上，一個家庭出遊，其中一位親友在遊玩後病故，而影片中居然有一名紅衣服的小女孩走在隊伍的後方，雖然後來有爭議說影片是假的，然而傳言已經人人皆知，流傳非常久，可說是都市傳說界的老大姐。(維基百科/2017/1/5)

     2、魔神仔:一種出沒在山林間的魑魅魍魎，用台語來講就是魔神仔，通常在山地或是接近都市的丘陵都會出現，據說會化作人形，引誘人跟著上山，大致持續五到七天，在這段期間，會捉弄人掉入泥巴堆，甚至讓人吃動物的糞便或是昆蟲，真是噁心。(維基百科/2017/1/5)

      3、玉山小飛俠:據說有些登玉山的登山客會在玉山南峰叉路口看到三個帶斗笠，且穿黃色小飛俠雨衣的男子，有些登山客會不明究裡、不明不白的就跟著這三個人走，只跟著這三個人走，就會失蹤，而且，只要在玉山南峰的附近，頭燈就會莫名其妙的燒掉，據說玉山國家公園的管理員曾目擊過類似的人。

(維基百科/2017/1/5)

**二、台灣較為鮮為人知但是特殊的妖怪**

1 毗舍耶:台灣某地的神秘種族，聲音似鳥類，喜愛生吃活人，族人驍勇善戰，擅長使用標槍，如果遇見毗舍耶，可沿路丟棄鐵製品，他們一定會停下來撿，族人非常善游泳，明朝末期後漸漸消失。(何敬堯/妖怪台灣/2017/1/5)

2 海翁:身長百里，口吐火焰，可吃下巨大的船隻，一睡就是好幾百年，沉睡時背上長滿花草，猶如一座海上浮島，但只要有人打擾海翁睡覺，牠一清醒，便會帶著人由向遠方，再也不知去向。(何敬堯/妖怪台灣/2017/1/5)

3 人面魚:身軀是魚類，但有人的臉，長相據說十分醜惡，總是浮在水面上，看到人類就詭異的嘻笑，還以魚鰭做雙手合十的姿勢，所以也有別名叫海和尚，傳說捕撈到人面魚會帶來厄運。(何敬堯/妖怪台灣/2017/1/5)

4蛇首族:傳說棲息於台灣東北部離島，能用翅膀飛行，愛吃人，身形像鳥一樣，但是有一顆舌頭，會吐出蛇信，雖然十分兇惡嗜血，但卻非常畏懼雄黃。(妖怪台灣/2017/1/5)

**參、創作方法**

經過我的規劃，將研究分為為以下三個步驟：

1:文獻探討

先在書店或者是網路上尋找台灣神怪的相關資料，並整理出來幾個我個人較有興趣的傳說。

2:故事大綱架構

接下來將已經蒐集好的故事開始穿插在故事情節中，並設定腳色和章節。

3:撰寫小說

靈感不足時我會去看看一些受歡迎的漫畫，從裡面中擷取一些靈感，再將大量的靈感結合為屬於我自己專屬的故事。至於臨時想到的靈感我通常會直接加入故事情節，以防以後忘記。

4:專題發表與推廣

在5/20號當天列印出試讀本給大家試讀與報告推廣

5:正式出版

將內容全部撰寫完畢後印出完整版的書

**肆、很惠奇遇記**

**序章 很家的傳人**

十五年前，曾有個男人與女人在短暫的對話與決鬥之間，決定了澎湖十五年後的命運。

「很不惠，很家第三十四代棟樑，我聞到了恐懼的臭味，我們家族的血脈也該就此終結了，龍子或龍女的時代將不復存在，妳如果不臣服我們的主人腳下，助我們對龍化的了解更加深入，妳就等著迎向很家最終的敗亡吧，嗯，將來的很家第三十五代棟樑，相信這對我們那至高無上的主人來說是一個相當有價值的收藏品」

一位眼神瘋狂、放蕩不羈、穿著不拘小節而髒亂的男人發出低沉帶有穩重感的呢喃，他說話的對象則是一位蹲伏在牆角低聲啜泣的女人，女人的年紀莫約二十歲上下，手中還抱著一位嗷嗷待哺的小嬰兒，但特殊的是她的眼珠竟然是散發出肅殺之氣的鮮紅色，她一邊流著絕望的淚水一邊歇斯底里的喊。

「你這個泯滅人性的敗類，她已經是我們很家直系的最後一代傳人了，你還捨得將它納入你那病態主人的收藏裡嗎?」提到他那最敬重最鍾愛的主人，男人的眼神裡流露出那麼一絲絲的瘋狂於迷戀，他的口氣也從低沉穩健變化為尖銳刺耳的哮喘「是呀，為了我摯愛的主人我甚麼事都可以為它達成!而且你那與人類流氓生出的小雜種，也沒有活下去的必要。」他不知不覺的滴下了口水:「所以為了我摯愛的主人，我只能把很家的血統終結了，不惠­-我親愛的妹妹!」

不惠死死瞪著男人，甩了甩又濕又髒的亂髮後，歇斯底里地大吼「哼，很惠，你這個爛東西，背棄父母與家族的期待去投靠骯髒的血衣魔女，你根本不配擁有『很』這個帶著榮譽的姓，名字甚麼的就去求你那骯髒齷齪的主人賜予你吧，她不是萬能的嗎?你這雜碎。」

很會聽到自己最心愛的主人遭受到這般的羞辱，心中燃起了憤怒的火焰:「我親愛的妹妹，你不肯協助我的主人就算了，竟然還這般的辱罵她，不可原諒，雖然我也是百般不願意，但也只能開戰了!

他口中帶著一絲對妹妹的眷戀與同情，但這一切都是假的，他突然像變了個人似的拿出一把沾著不明液體的銀製匕首，往自己手上狠狠的刺下去，鮮血如湧泉般流溢了出來，他邊舔拭著自己的血邊開始興奮的狂笑:「喔，這就是主人所賜予我的力量，真是偉大了，我的主人，力量從全身正源源不絕的湧出!」

他的身體慢慢的變化，手腳都長出了鋼鐵般的鱗片，帶著邪氣紅眼睛眼睛變的細而長，原本參差不齊的黃板牙也變成了慘白如鋼刀的長牙，最後一對破破爛爛但卻帶著危險氣息的巨翅從他的背上硬生生地迸了出來。

「妹妹啊，見到了嗎，這就是龍化的真正精隨奧妙之處啊，很家傲人的傳統已經跟我們那被肆意踐踏的無能爸媽一樣，被偉大的主人隨意的超越過去，主人的時代與巨大的變革將快速的來臨，哈哈哈哈!」

雖然見到已經捨棄作為人的自尊與外表的哥哥，心靈受到的巨大的打擊，但不惠也不甘示弱「血衣魔女真是個不入流的垃圾，連讓自己的僕人龍化都要學我們的創意。」她也用自己的牙齒咬破皮膚並舔了舔自己的鮮血，身體也和她的兄弟一樣出現了鱗片、翅膀與長牙，但兩兄妹身上唯一不一樣的是不同於哥哥的一身黑與破爛的風格，她全身散發著閃爍的金光與華美高貴的氣息。

「龍化，哼，這檔事你從小就不善長，跟天賦異稟的我簡直是天壤之別，你一定是使用了魔化的禁術吧，你的四肢會慢慢腐爛的，這也是你和我最後一場的戰役了，我會好好葬送你的，日後一定要讓你的主人也一起陪葬。」

「使用禁術?是又怎樣，我只要能為我的主人奉獻，要我用獻上生命、血祭眾生也是在所不惜，你就好好陪葬我們那懦弱無能的……」她不等到很惠無情的嘲笑自己的衣食父母，便風一般的往他身上撲了上去。

「不准你在提到爸媽!」很惠的臉上隨即出現了三條鮮紅的血印子，他憤怒的啐了啐滿口的唾液，猛然一吐在了不惠的臉上，不惠嬌滴滴的臉上也瞬間出現了一個神似一件紅斗篷的疤痕。

「不愧是主人賞賜我的靈藥，很快地，它會滲透你的全身，讓你最驕傲的龍化徹底失控，變成徹徹底底的一隻野生惡龍，嗚哈哈!」兩人隨即繼續開始一場惡鬥，但畢竟是兄妹，實力也是不相上下，兩人一來一往始終沒有甚麼結果，但很惠因為使用了禁術，隨著戰鬥時間的拉長自己的心智也不斷因為魔化過度的讓自己的身體狀態越來越糟，他的鱗片已不像才的烏黑亮麗，昔日俊俏的容顏也變得歪七扭八、不成人型。

「呃啊啊啊，該死的身體，撐住啊，至少要將很家的傳人帶回去給主人。」很惠拍了拍自己逐漸腐敗崩毀的大腿，忍住疼痛，在兇猛的向不惠發出攻勢，他們兩人戰的正如火如荼，不知道旁邊有兩位不速之客正從一間名叫超家牛肉麵的餐館鐵門後驚恐的窺視這場兄妹之爭，不惠靠著自己靈敏的嗅覺也聞到了第三者的氣息，她急著想找出這兩個不明人士，但又有雖然已負傷但越戰越勇的很惠要應付，她一邊搜索枯腸想出能順利擊殺很惠的方法，一邊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的尋找這兩個窺探不屬於自己秘密的倒楣鬼，很惠發現不惠開始分心，於是看準了這個機會，掏出自己的秘密武器­-狂顛散，只要吸食這種含有大量特殊微生物的藥粉後，微生物會藉由進入血管中注入特殊液體讓自己的力量與韌性在二到三十分鐘那比一般人強上數十倍，是一種必須要一擊致勝擊敗敵人時才會使用的危險藥物，效果非常明顯，但很惠的各項能力早已大幅的超越普通人，所以這種藥用在自己身上效果更是顯著，可是這種藥有兩種致命的副作用，第一種是進入血管的微生物會進一步的操縱你的腦，讓你行屍走肉，等到藥效消失，精力耗盡時再將你啃食殆盡，變成它們的溫床與食糧，第二種則是較無傷大雅，使用期間雖然力量大幅提升，速度卻會降低的比一般人還慢。

很惠大口貪婪的吸食完整包藥粉後，一身壯碩如鐵塊的肌肉暴力的鼓了起來，他舒展舒展筋骨，一拳猛力的往不惠身上無情的打擊，不惠的反應也十分靈敏，彷彿背後長了雙眼似的，靈巧的躲開了可能讓她命喪黃泉的鐵拳，趁著很惠準備揮出第二拳，運用靈巧的雙腿於銳利的爪子對很惠的雙眼與四肢進行重創，漸漸的，狂顛散的藥效也慢慢消失了，在很惠體內作祟的微生物們也蠢蠢欲動開始從內而外大肆啃食很惠那逐漸崩解的肉體。

「嗚呃啊啊，好像燒起，來了，死亡就是這種感覺嘛!」很惠一息尚存的用力嘶吼，並痛苦的在地上抽搐扭動，不惠既高傲又冷酷的瞪著自己那因藥力和魔化的折磨而不成人形的哥哥，高舉起起剛剛很惠所使用的銀製匕首，一步一步走向他:「很快就會結束了，不要反抗，你就帶著你這一身罪惡與腐敗的身軀去向死去的爸媽讖悔吧」這時很惠開始不斷的狂笑:「嘻嘻嘻嘻嘻，哈哈哈哈，不愧是我這死有餘辜的敗類的親生妹妹啊，你忘了嗎，你臉上代表主人的印記，再過不久就會生效，你也將變成一隻充滿野性與原始氣息的大畜生囉」不惠再也聽不下去很惠在主人來主人去的一番瘋話了，就牙一咬、心一橫往很惠的左胸一擊刺了進去，很惠發出了一點反抗的呻吟聲後就吐出最後一口氣，再也沒有任何的動作跟聲響了。

不惠臉上的印記也開始隱隱作痛，她因為剛才親手抹殺自己哥哥兒空白悲痛的腦袋才想到附近還有人全程觀看了這齣兄妹互咬生死鬥的戲碼，她強忍著臉頰快要爆裂的疼痛，抱起的嬰兒漫無目標的搜索著每一棟房子，嘗試找出偷窺者一絲的蹤跡，她經過超家牛肉麵店，感受到一股融合害怕跟緊戒的氣息向她緩緩飄了過去，她用著自己僅存氣力，將手掌放在鐵門上，一口氣把它震飛，看到的不是猙獰猥瑣的財狼虎豹，也不是很惠那些的凶狠勇猛的部下，只是一對膽小如鼠縮在牆角邊瑟瑟發抖的夫妻，乾癟瘦弱的先生在一旁嘟囔著，肥胖的太太手中也抱著一名嬰兒，不惠心中的大石也放了下來的，她有氣無力的說著:「她就交給你們了!」她從口袋中拿出紙筆，匆匆寫下一些凌亂的字跡，跟著嬰兒一起塞到女人空出的手中，就飛快地跑出店外，因為這時藥效完全發作了，她血紅的眼睛越來越細長，手腳也變的粗壯，龍鱗快速覆蓋全身，三十秒後，連說話的能力都喪失了，她的軀體逐漸不受控制，只能悲傷的看了看自己唯一的孩子，自己擺動巨大的翅膀往夜空中奔馳而去。

超家夫婦簡直不敢相信這場夜晚的驚魂，她將紙條拾起，一字一句的朗誦出來:「丁很惠，請讓她活到十六歲……」後面的字跡過於的凌亂不堪，導致無法解讀，這名女嬰就這樣充滿鮮血、淚水和恐懼的開始了她跌跌撞撞的一生。

**一、十五年來**

歲月如梭，很快的在超家夫婦驚慌失措的把這名女嬰抱進門後，一眨眼已經過了十五個年頭，而且他們的戶口名簿上瞬間多了一個人，名字叫做丁很惠，很快的這名少女在超家已經度過了十五個年頭，她住在超家的第十六年也將結束，但是對於這個住了十六年的家，完全沒有一絲的眷戀， 一切一切的根源都是在於超家夫婦與他們唯一的兒子超翰翟。 超先生本名超克悲，現年四十歲，職業是超家牛肉麵店的老闆兼廚師兼廁所清潔工，他在超家是個沒什麼地位的一家之主，是個身材乾癟一臉沒精神樣子的中年大叔，人如其名，他這個人長得十分不討喜，滿臉鬍子已經二十年沒刮過了，性格很悲觀，還是個不折不扣的變態，常常在公車上對別人伸出狼爪。

但他最駭人的小秘密可比以上這些糟糕多了，可能是因為平時工作壓力太大又不愛整潔的關係，他的身體簡直就是細菌和病毒的溫床，所以每次他一把那沾滿汙垢的手往他那發臭又油膩頭皮上抓時，總會有二到十隻不等的大蟑螂像是遭受空襲似的從他那因從不修剪而長達三十公分的長髮中快速的竄出，所以他從來不曾在客人面前露面，因為一旦他出了廚房，他橫行之地必有蟑螂像雨一樣從他身上掉出來，可是壓力大與不愛整潔，都不是造成他平常一臉隨時都會病死加上崩潰的最大原因，這一切都要從他跟超太太的認識開始。

超太太本名王淑女，現年五十歲，是個心寬體胖的臃腫婦人，長的很像男人，甚至還留有一搓搓的鬍鬚，染著一頭鮮豔綠藍交雜的誇張爆炸頭，與她的肥豬臉極為不搭，可是她對染奇異的髮色十分樂此不彼，她的臉就像一隻肥胖的蛆蟲，總是擠在一塊，所以永遠看不出她的表情，只能用臉的顏色來來分辨牠的情緒，至於她為甚麼會那麼腫，據說鄰居王阿伯她在與小他十歲超先生結婚之前是台灣的選美小姐第一名，可惜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而且十年前她早已過氣，二十年前誰都沒想到代表台灣出國比賽還奪下好名次的大正妹線會變成這副令人不敢恭維的樣子，正因為二十年前還是流浪漢的超先生莫名其妙地抱得美人歸，朋友們都稱呼他為「超好運」

之後超先生為了老婆，所以努力打拼當學徒做牛肉麵，最後終於開了這間超家牛肉麵店，超先生不斷的努力，超太太不但沒有跟他一起打拼，還不斷揮灑超先生含莘茹苦所賺的積蓄，結果就從人見人愛的窈窕淑女，瞬間變成令人感到噁心又肥胖的黃臉婆了，最誇張的是她在與超先生私奔之後，過了半年才回家，結果她的父母竟然認不出她是誰，，超先生與超太太在家從不提此事，連他們唯一的兒子超漢翟都不知此事，這件事從此成為澎湖地方上的大笑柄，只是大家彼此心照不宣，根本就是公開的秘密了。

在超先生與超太太口中過了五年幸福美滿的婚姻過後，他們口中的小可愛、寶寶、甜心、小翟翟誕生了，他就是超漢翟，是很惠的義兄，超家夫婦極為的寵溺他，根本把他當作皇上在奉養，隨著他在很惠神秘的出現那天呱呱墜地之後，他到一歲周歲之前，雙腳才第一次和地板有了交集，之後他每天像是垃圾車一樣的吃進各種垃圾食物，他更在三歲時就已經完成了超家夫婦從他可以進食開始之後一直逼迫他做的事，那時他的腰圍量起來比已經他的身高要高了兩倍，當他到達超家夫婦稱之的『十歲大壽』時，體重也悄悄地達到了三位數，上學時跌倒，竟然可以把地板撞凹一個大洞還波及了幾位無辜的同學，讓超家夫婦賠償了大筆的醫藥費與地板的修繕費用，要不是因為學校跟政府通報了這件事，讓已經看不清事實的超家夫婦認清如果他再這樣下去到十五歲之前，一定會因為身體功能衰竭或是心臟病突發身亡的。

「嗚嗚嗚，他只是骨架大，嬰兒肥罷了，不可能有心臟病，更不可能壓傷人啊。」

在超家夫婦和學校老師與衛生所所長經過幾次超先生沉默超太太在一旁大聲啜泣混亂的對談過後，漢翟的減肥計畫正式開始，從此他愛吃的食物通通消失在超家，每天只能吃著減肥藥配上大把大把的蔬菜，這個方式可說是十分有效，五年後，雖然他的面積還是可以獨佔一張雙人床，可是因為他的身高有著飛躍性的突破，雖然看起來依舊身形巨大，但是再也沒有發生過把地板撞出一個大洞的荒謬事情發生。

「喂，你」超太太猛烈的敲門聲隨著一陣沙啞的聲音重擊著很惠位於地下室的小倉庫，「喔，來了啦」

一名滿頭黑色亂髮的少女的回答後便抓抓自己的臉把臉上的蟑螂拍掉，對住在牛肉麵的地下室已經超過十年的很惠來說，昆蟲、老鼠甚至是蛆出現在自己的臉上根本只是家常便飯，她正是丁很惠，是一名在十五年前因不明原因父母雙亡從此寄宿在超家的少女，長著一頭的亂髮，還有著帶有靈氣的紫色眼珠，看起來總是渾身髒兮兮的，因為只能穿超漢翟的舊衣服，脾氣非常的火爆，如果說她有一個對自己身上最滿意的地方，那就是從小就烙印在她背上的三條巨龍，這可能是對於她的身世之謎，唯一的線索，因為超家夫婦從不回答很惠關於她不知名的家人的問題。很惠對於這三條龍記又愛又恨，雖然個印記讓她走在路上總是引人注目，又因為這印記而時常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但這些都已經成為過去式，畢竟她現在是澎湖流氓界的傳奇人物，這幾條龍可說是一手造就現在的很惠大帝國，這個傳奇必須要從很惠國一時開始說起，很惠開始憶起。

那時她和一班的少女沒什麼兩樣，單純可愛、天真無邪，上課時也認真，成績總是名列前茅，超家夫婦對她的態度卻很差，所以總是遭到別人說閒話，很惠在鄰居眼裡自然變成了超家夫婦可憐的遠親，還遭到虐待，時常幫助很惠，才造就了現在很惠的廣大人脈聯絡網，就是由鄰居一個一個引介認識的，很惠的心腹們也都是由鄰居的小孩所組成，說到那時很惠十三歲生日那天，國中正式開學第一天，她犯了腸胃炎，正當她一邊走回家一邊回想起……

「呃啊啊啊啊，丁很惠你這個浪費國家醫療資源的廢物，一無是處的米蟲，在我們家騙吃騙喝了十年，連個爸媽都沒有……」想到上次生病請超太太帶她去看醫生時的情景，超家人對很惠的態度總是惡劣的可怕，很惠常常希望有一天，可以有一個好人帶著她就這樣遠走高飛，離開這個不能稱為家的家，正當她沉浸在幻想時，不禁一個恍神，就掉到了水溝裡，水溝裡的氣味鋪天蓋地而來，一陣陣打到很惠的臉上，她連腸胃炎都還沒好，現在哪禁得起掉入水溝的冰冷與惡臭，那是很惠覺得自己最接近死亡的一次經歷，甚至比被超家夫婦放出來咬她的狗還可怕，游泳從不是很惠的專長，更何況是在一公尺深的髒水中，正當很惠萬念俱灰準備好要重新投胎時，一股力量將她從水裡拉起，很惠因眼中沾滿汙水而視線不清，只隱約看到一個男人看了看一個好像是很惠名牌的卡片之後用粗曠狂野的聲音說:「小妹啊，你名叫丁很惠吧，加入我們『丁狠會吧』。你一定是會長多年以來失散的女兒啊」

「什麼會長，誰是她女兒啊，搞什麼東西」很惠慌亂的答道

「你怎麼什麼都不知道啊!你就是丁狠會會長丁不會的女兒啊!」:男人一副理所當然的說道。

很惠把眼睛中的水擠出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男人，他長著一頭精悍的短髮，眼神中透漏著一抹殺氣，讓很惠一時被他的霸氣給鎮住了，動彈不得，心想:「完了，遇到流氓……」但男人卻對很惠和善的笑笑，並說:「嗨，嚇到你了嗎?」他擠眉弄眼的看著很惠繼續說下去:「很惠啊，你大概不知道，你的爸爸是誰吧!也就是我們丁狠會的偉大又至高無上的會長大人— 『澎湖之海鬼』、『海洋魔神獸』在澎湖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老大哥『丁超惠』先生，所以如果有任何疑問的話儘管問我這個飄零在風中的澎湖海皇子也就是丁狠會的副會長老大的心腹兼遠房親戚­­—丁建仁喔……」

在丁建仁滔滔不絕地進行自我介紹時，很惠才突然驚覺，所以其實自己是有一個真正的爸爸囉!她感到非常驚訝，她不顧身上一身汙泥髒水，趕緊站起身來問丁建仁關於自己爸爸的問題:「你怎麼確定那個什麼澎湖大海龜的是我爸啊?

「不是澎湖大海龜，是澎湖之海鬼啦」:建仁一臉正色的說道

「但是至於為甚麼我會知道他是妳爸嗎，這個故事全丁狠會的人都知曉啊!那竟然這樣子我先走囉!」

「但我不是丁狠會的人啊」:很惠焦急地喊著，想把已經慢慢走遠的建仁喚回來，正當很惠放棄希望並決定把建仁當作瘋子忘記這件事準備回到超家時，建仁狂奔了過來，嘴中不斷念著:「好險，好險妳沒走，我剛有說我去方便啊，妳怎麼沒聽到呢」

這時很惠又鼓起勇氣再問了一次:「喂，我爸到底是誰啦，如果他是你老大，那你沒聽過「老大是我的老大，所以老大全家都是我老大」這句話嗎?所以你是我小弟，那就應該乖乖聽我的命令才對吧。」

這時建仁突然從地上跳起來大聲喊說:「對了!這感覺!你就是老大失蹤多年真正的親生女兒啊!」

很惠依舊一頭霧水，她再也忍不住了，一早就摔到水溝裡，又遇到這個自戀怪人，口口聲聲說是她爸爸的手下，講話也不好好說，根本就是在玩弄她，所以她大聲說了最後一次:「丁建仁，你給我聽好，你快說我爸到底是誰喔，最好帶我去找他，快!」

「對，太好了，就是這種態度，可是說道你老爸的過去，誰也不清楚，我們這些小弟雖然跟著他打拼多年，時常講每個人的往事來跟大家分享，但是每當有人問到老大幹黑道以前的事時，他都會突然變成啞巴，總是默不作聲，但是我們會裡有一個從『大掃除』之後就有的任務，從來沒有人可以完成，那就是找到老大失蹤的女兒，但是幾乎沒有任何的方法來找到這個從剛出生就失蹤的女孩，唯一的線索只有老大失蹤的女兒也有可能姓丁而已，所以那一段時間根本就一點線索也沒有，但是老大也不曾過問調查的情形，可能他相信傳說中的海神翁會來幫他一臂之力找到女兒吧，但是沒有關係，不管老大再怎麼的沮喪都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我找到你了!那我一定可以拿到大把……」

聽得入迷的很惠有點搞不懂到底什麼是『丁狠會』、『海神翁』之類的，於是插了嘴問:「你口中的『丁狠會』是什麼意思啊?那不是我的名字嗎?還有你是怎麼知道我是老大的女兒呢?最後什麼是『海神翁』啊?」

很惠連珠炮的問完數個問題後，建仁用一種看似是憐憫的古怪神情看了很惠一眼，並換上一副假仙的口吻故作莊重的說:「很惠小妹啊……」

「你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嗎!」他突然激動的大吼讓很惠嚇的連忙後退三公尺，建仁發現自己嚇到她之後，趕緊恢復原本的低姿態，「啊，抱歉，我把妳當成會裡的一員了，妳的一言一行都是那麼像老大，至於妳真的不知道威震澎湖的丁狠會嗎?」

很惠緩緩的點了點頭，「那好吧，讓我娓娓道來，把我跟我老大從

國中時的豐功偉業慢慢說給妳聽。但在那之前我們先去丁狠會的基地，走吧，」他拉起很惠，慢慢走向一條小巷，很惠隨即跟上，在早晨的朝陽下，建仁講述著自己壯烈的過去，原來他跟很惠的爸爸是高中同學也是最好的死黨，但他們國中時各是一個不良少年團的老大，素昧平生的他們為了幫助自己的小弟而和對方打了起來，俗話說:不打不相識，他們互相認識後發現自己和對方的背景與性格都很相似，他們都姓丁，而且都無父無母是由爺爺和奶奶扶養長大，成績總是墊底，在學校又常惹事生非，都喜歡喝麥香紅茶，至連固定抽菸的時間跟菸的牌子都一樣，甚至最後還發現他們其實是失聯多年的遠房親戚所以他們因為良好的默契與同樣可憐的過去，他們很快成為了死黨，上了高中，兩人因為成績很差所以考上同一所爛學校，於是『丁狠會』就誕生了。

雖然當時澎湖是一個由幫派當道的地區，可是很快地，他們兩人聯手依靠著暴力以及刻意助長對於他們兩人的恐怖傳聞，他們很快的統治了整個高中，是學生到他們倆就得跪下交出保護費，也有些趨炎附勢的學生為了追求更大的權力以及弱小被霸凌的學生想要輕鬆的校園生活，也紛紛加入他們的團體，他們的勢力一天一天的壯大，全盛時期甚至有五百人是會裡的成員(學校總人數只有650人)老師怕他們兩人壯碩的身材和凶神惡煞的臉孔，所以對他們的種種惡劣行徑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甚至還買通一些老師，讓老師助紂為虐，幫助他們欺負看不順眼或是拒絕交保護費的學生，況且他們也未成年，法律也無法制裁他們，直到他們十八歲也就是高三那一年他們兩人在抽菸時一不小心，菸蒂沒有完全熄滅，引發了大火災，把學校的一半都燒毀了，還無賴的拒絕支付鉅額賠償金，所以政府就以公共危險罪將他們逮捕，必須在牢裡蹲七年。

更悲戚的事情反倒一個接著一個來，會中成員為了不想入獄也紛紛撇清與他們倆的關係，丁狠會也就此解散，蹲苦牢的日子雖然很艱辛，但是他們也認識了一些有義氣的好兄弟，他們歃血為盟，做一生一世的兄弟，還決定出獄後要重新創立丁狠會並在黑道界恢復往日的榮光，一轉眼，七年過去了，在他們胸懷壯志的踏出監牢後，幻想瞬間破滅，因為多次的幫派內鬥與火拼，加上警察接近瘋狂的掃黑行動，澎湖的黑道掌權的日子早已消逝，過去的歷史也早已蕩然無存，在大家心灰意冷逐漸忘卻當時的熱血時，丁超惠悲憤交加哭的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說出了這句話。

「呃啊啊啊啊，建仁，兄弟們，我發誓我一定要在一年內讓幫派在澎湖重新崛起，你們說好不好!」

在超惠這熱血的的宣言後，他們拉開了新時代的序幕，他們靠著掠奪大量的錢財，迅速獲得精良的武器，也靠著自身的堅強的戰鬥力，達成了前所未有的戰績，他們在與警察的火拼中，創下了從不曾敗下陣來的紀錄，一年後，超惠完成了一年前他所訂下的誓言，澎湖又回到了他高中時，幫派決定一切的時代，他與他的兄弟們也紛紛爬上黑道界的頂點，過著舒適悠哉的生活，他們靠著居民的保護費與超惠雖然笨蛋卻非常精明的商業頭腦做買賣，賺進大把大把白花花的鈔票，並訂下了幫派守則，提醒道上的人們，要有義氣，絕不能背叛自己的兄弟。

一些充滿野心、胸懷大志、血氣方剛想在這圈子闖出一片天的年輕人紛紛躊躇滿志的加入，從小弟開始做起，希望以後能有一番作為，新一代的幫派也如雨後春筍般快速竄起，例如每個團員體重皆破三位數但卻人人驍勇善戰的野豬幫，丁超惠的宿敵也是表兄弟的『丁不慧』所組成的丁不會等等新血加入這圈子，站在幫派的頂點，他們身邊不乏有美女周旋，口袋裡也總有滿滿一疊的鈔票，雖然超慧與建仁依舊抱持著赤子之心，活躍在戰場的第一線，不曾沉溺在燈紅酒綠的世界裡，可是其他的兄弟就不一樣了，過於舒適安逸的生活總有一天會使人墮落他們整天圍繞在美女身邊再也沒上過戰場，整天使喚小弟，讓自己吃吃喝喝，體重也直線上升，悄悄的突破三位數，沒說的話，別人還以為是野豬幫的呢。

其他小弟也耳濡目染、有樣學樣，墜入了這花天酒地的圈子，因為這樣，丁狠會的戰力一天一天地慢慢下降，也位居幫派龍頭的野豬幫與丁不會也看準了這個機會，想說趁丁狠會分崩離析的時候，一舉將丁超惠與丁建仁這兩個精神指標擊垮，剩下來的成員們也沒有戰鬥的動力了，就能輕鬆的逐一擊破，這樣把丁狠會踢下頂點就再也不是夢了，所以組成了聯軍名為–霸者聯盟。

為了瞭解丁狠會的秘密，他們先花重金買通了那些眼裡只剩錢財與權力又胖又蠢的假兄弟們，並灌輸腦滿腸肥的他們如果丁超惠退出黑道界，其他人可以得到多少好處與權勢，並成為新一代的黑道霸主，他們在金錢與權勢的誘惑下一口道出了丁狠會秘密基地的所在地，那麼霸氣的幫派，竟然是低調的合住在一間破舊的三合院中，霸者聯盟的小弟沒日沒夜的監視基地，終於有一天，丁不慧和野豬會的當家，以使用雙刀不怕死的衝向敵方為名的豬猛突–朱強看準了一天能以一檔百的丁超惠一早就鬼鬼祟祟的從基地溜出去的日子，準備召集兩幫所有人馬總共兩百多人想一舉消滅丁狠會。

在丁建仁起床後出院子伸伸懶腰過後，戰鬥開始了，「兄弟們，拿起你們的武器，要開打啦!」:丁建仁試圖要召集已經鳥獸散的丁狠會，結果根本無人到場，建仁只能拿起他那最自豪的武器，也就是古早捕魚時常用的魚叉，和一些打頭陣希望能擊敗他的小弟們打了起來，但是建仁副會長的大位也不是白當的，他勇猛的以一敵十，並成功逼退了上百人，野豬會的小弟表示「他那時就像水鬼一樣，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根本無人能擋…」

『魚叉鬼』也成了他後來的綽號，霸者聯盟發現陷入了苦戰，所以朱強決定親自上陣，他拍了拍肚子，拿起斬殺過無數人的兩把短刀，就走進片步血跡的三合院，空地裡只有全身沾滿血的丁建仁，他既精疲力盡又絕望，一是因為不停的戰鬥讓他身上多了幾記致命傷，二是共同訂下幫派守則的兄弟們竟然身先士卒的違反了規定，他用一種輕到不能再輕的甜蜜看著朱強說「打架嗎?來，我陪你…」

說完就朝朱強衝了過去，朱強根本來不及舉起雙刀抵擋，只能眼巴巴的望著如蛟龍一般的魚叉將自己堆滿脂肪的肚子刺穿一個大洞:「真強啊，你這賤人……」朱強的喉嚨此時已冒出大量的血泡，他用盡全力說出這句話後就跪倒在地氣絕身亡了。

在那一刻，野豬幫也將成為歷史，就在這時，渾身沾滿古龍水，嘴種叼著一朵鮮花，眉開眼笑的丁超惠，三步併作兩步的衝進了院子:「兄弟們!我的女朋友懷孕啦，我要做老爸了，建仁你怎麼……」

講到一半他發現建仁已經手持魚叉飛也似的朝向他跑來，「爛貨，你沒有資格做我兄弟，他們也一樣」他指了指超惠跟現在聽到吵鬧聲而被吵醒的一群假兄弟們，之後他先轉向假兄弟們，帶著鄙夷的眼神瞪著他們，接著大吼說「我們身在道上，混的是兄弟，是義氣，說好的要贏一起狂，要輸一起扛呢?那時贏了我陪你們君臨天下，但這次輸了你們有陪我一起東山再起嗎?」

他越說越慢，也代表夢魘即將到來，「混這行，不講義氣，那只能請你七天後再回家。」說完他拿起魚叉往假兄弟們一一刺了下去，最後他轉向超惠，他們兩人對望了許久後，超惠終於開口說:「呃，兄弟，我只是去看我女朋友而已啊!沒必要那麼氣吧。」這番話令建仁更氣了，他又激動地大吼說「這你親口說的啊!女人只不過是過往雲煙，兄弟才是一輩子啊!」

超惠很焦急的說:「是啊，你說的沒錯，但探望懷孕的女友是必須的吧。」建仁依舊不領情，再度嘶吼:「藉口!都是藉口!我瘋起來，連我自己都會怕。」建仁將魚叉高高舉起，這時超會才發現建仁因為遭受到其他兄弟的背叛而遭受到的打擊已經太大了，所以果斷的跪下來平靜的說:「你說的沒錯，建仁，我真的沒資格做你兄弟，所以你就這樣把我丁超惠殺了吧，把我這背叛兄弟的爛人宰了，以後就在也沒有人會背叛你了。」

建仁聽到這番話就瞬間從見人就想殺的憤怒情緒中清醒了，現在這世上，他也只有超惠這個好兄弟了，如果他剛剛在盛怒下一口氣將他刺殺，以後就再也沒有人可以陪他東山再起了，所以建仁有感而發的說「兄弟，我們去好好清掃一下社會的敗類吧。」

超惠也答應:「我以後不會在去看那女人了，以免引來更多麻煩。」兩天後，他們靠著廣大的人脈，從一位情報販子口中得知，這項計畫的主謀是丁不會與野豬會，和他們兩個會秘密基地所在地，於是兩人收拾好武器之後就浩浩蕩蕩的準備出發，但因為經歷了那次的大亂鬥，建仁也因為殺人罪被通緝，走在路上也得使用易容術來掩飾自己，走著走著，他們到了野豬會的基地，卻發現早已杳無人煙，畢竟朱強早已在三天前被一槍刺死了，所以他們一路上邊罵朱強和丁不慧一邊吃著路邊買的包子，慢慢走到了丁不會的秘密基地，竟然在一個漁港的海底下，當超惠正苦苦想不到方法時，建仁從袋子中掏出他那把沾滿血跡的魚叉，用一身的怪力往地板猛力刺了下去，他反覆的進行了幾次這個動作，很快地地板上就出現了一個大洞，洞中還傳來激情的音樂聲和人們興奮的尖叫聲，似乎是在喊著:「老大，老大……」

正是丁不會在舉行成功消滅丁狠會的慶功宴，聽到這歡聲雷動的呼喊聲，超惠與建仁邊笑著邊異口同聲的說:「看他們還能笑多久。」之後他們沿著地道行走，途中傳來的歡笑聲不絕於耳甚至還越來越大，走了莫約五分鐘後，一扇大鐵門出在他們的面前，還上了鎖，連建仁的魚叉都無可奈何，在建仁努力嘗試用魚叉擊破大門時，超惠一直蹲在一旁一副深思熟慮的樣子，他就這樣蹲在那蹲了二十分鐘，連建仁都看不下去了，終於大吼說「欸，兄弟，你腦袋那麼蠢，想啥啊，跟我一起用力開門啦!」

超惠聽完這段話後，又沉默了兩秒，才機動的邊脫下上衣邊說「對了，難怪你說我是蠢蛋，現在才想通，早知道就不要想一堆奇怪的計畫，例如用炸藥炸開之類的了。」

建仁聽了很震驚，原來超惠愚笨的腦袋可以想出用炸藥來把門炸開這種聰明的辦法，不禁跪倒在地上，還喜極而泣，男人的眼淚就這樣一滴滴的流了出來，建仁一邊抽抽答答的哭著一邊說「兄弟，看來我低估你的腦力了，一定是因為我這個飄零在風中的澎湖海皇子有盡到我該盡的責任，把你那粗蠢無知的腦袋升級到能進行正常的思考了……」

建仁說的正開心時，一陣巨響聲打斷了他，原來超惠在剛剛建仁自作多情的發表演說時早已暖好身，找出了牆壁防禦力薄弱的地方，深吸一口氣，往牆上一拳打了下去，把牆壁打出了一個大洞，他學建仁剛的口氣大吼說:「你也一樣啊，兄弟，我們倆都是蠢材啊，彼此彼此而已!」

並將建仁從地上拉了起來，兩人一步一步往前走，走進洞中時，只見到暴跳如雷的丁不惠與他的小弟們，丁不惠一看到超惠與建仁就開始破口大罵「你們兩個敗類，不是早自相殘殺死了嗎，怎麼沒滾回你家破爛三合院的臭水溝裡呢!聽說你們還與毒品販子狼狽為奸，一起販賣毒品，牟取暴利呢……」

他口沫橫飛一邊說一邊從腰間拔出那最令他引以為傲的那把鋒利大斧頭，破口大罵完之後，他停下來，深深一鞠躬之後說:「抱歉，口渴了。」

並令人尷尬的喝了口水，之後才恢復以往的風格繼續辱罵、指點超惠與建仁的不是，他就這樣陶醉在自己的話裡持續了二十分鐘，一點兒都沒發現他的小弟們早已在他發表那充滿攻擊性與不實傳言的演說時，被超惠與建仁一一擊倒在地了，等他回過神來是渾身血汙的超惠一全往他臉上打下去時了，這時超惠終於開口了「建仁，你先退吧，讓我先跟我親愛的小表弟把我們多年一來的不滿與恩怨先了結一下。」

建仁發現超惠使用了超乎他想像的單詞，結果又在旁邊哭了起來，，所以又自作多情的哭暈在地上「去吧，超惠，去吧!」

不惠與超惠就最著建仁的哭聲開打了，那時建仁因為在一旁低聲啜泣，為超惠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智商感動著，所以並沒有參與到戰鬥，只知道不知過了多久，超惠帶著滿身的血回到建仁的面前，一語不發，搖了搖頭，不知是什麼意思，他們兩人就這樣走回基地，從洗刷自己染血的破舊三合院開始從廢墟與殘骸之中找尋重建丁狠會的契機，這次重創澎湖黑道界的秩序的事件被後來幾代的黑道稱為『大掃除』

因為參與這件事的人除了超惠與建仁其他人都是黑道中的敗類，他們無一倖免，幾乎死在建仁的魚叉下或是從此淡出黑道界，這次的事件，讓其他蠢蠢欲動的幫派看清丁狠會的純粹力量，他們以一擋百，神擋殺神、佛擋殺佛的驚人事蹟也讓黑道界的鐵律『講義氣』變得格外重要，丁狠會也靠著迅速的吸收新人和助長『大掃除』的傳言，讓丁狠會又重新從落魄的兩人團體變回黑道界的王者。

講到這兒，很惠覺得不講點甚麼也不太好意思，於是便講出了自己在超家的悲慘過去，甚至還讓建仁又再次留下了男兒淚，走著走著他們就到了建仁口中的丁狠會秘密基地，竟然不是建仁說的三合院，根本就是豬舍啊，周圍臭氣薰天，地上又佈滿血漬，於是很惠開口了:「你們的基地為啥那麼髒啊，作為全澎湖第一的幫派不是應該要很氣派嗎?」建仁邊搔著他那濃密的黑髮邊說「我不知道啊，我前幾天去了本島一趟，拿了些好東西，都不再這兒啊!」

說完後建仁打開了門，就在打開門的當下，一陣腐臭的氣味直接往很惠的鼻腔中竄了過去，那就是很惠聞過無數次的，超家每次丟棄腐壞的牛肉時就是這種味道，她立馬驚覺不對，看了看建仁，他同樣也露出一臉同樣驚駭的表情，好奇心的驅使，讓很惠不禁就這樣慢慢往前進，但建仁卻一把拉住了她，建仁這時面色如土的說「可能有突襲，但老大應該可以輕鬆解決，但還是謹慎點，走吧!」

由建仁帶頭領路走，兩人一步一步走進屋內，除了濺上天花板與滿地的鮮血以外，沒有任何異狀，也沒有任何的人出現，他們在屋裡繞了一圈，走遍了所有的房間與密室，最後終於來到三合院的最中央，也就是最大的一棟房屋，門框上有一塊匾額，上面寫著『秘密基地』，很惠疑惑的問道「這真的是你們的秘密基地嗎?」建仁一臉正色的說「是啊!我們之所以敢那麼明目張膽、開誠佈公地說出基地位置的原因就是我們實在是太強啦!哈哈哈，一切都是多虧我這飄零在風中的海皇子……」

要不是很惠及時的打斷他那自我膨脹的邀功，才能讓他們倆繼續往內前進，走進的大門口，很惠的額頭隨即撞到一塊冰冷的物體，那東西在半空中搖曳、擺盪著，就像豬肉攤懸掛在鐵鉤上死不瞑目的豬頭一般，也散發著同樣一股鮮血與腐敗的氣味，隨後建仁發出了一聲撕心裂肺的大吼，很惠猛然回頭一看，建仁已經驚慌失措的跪倒在地上，拿著剛才很惠所撞到的條狀物發抖，而那東西正是一隻貨真價實上面還刺龍刺鳳的男人粗壯手臂。

很惠也仔細打量了一下天花板，發現一個個身強體壯的大漢陳屍在上面，甚至還用繩子綁住讓他們懸吊在上方，死狀甚慘，很惠早已因為常常看超家夫婦屠宰牛肉所以免疫了屍體，但建仁這身經百戰、殺敵無數的一個堂堂大男人卻抱著那隻手哭的死去活來的，讓很惠深感不解，很惠就這樣坐在滿地鮮血的地板上慢慢等待，過了一小時後，建仁終於停止了啜泣，起身單膝下跪在很惠面前說:「很惠，那我就把會長的重任交給你了。」

之後兩年內，他們重振士氣，把這件滅門慘案絕口不提，很惠跟隨著建仁四處吸收小弟，跟著學習打架的技巧，很惠在學校也成了雄霸一方、能獨當一面的大姐頭了，她也讓丁狠會成功從逞兇鬥狠、人見人惡的凶惡幫派轉型成與警察通力合作、鋤強扶弱、懲惡揚善的優質幫派，建仁也慢慢隱身幕後，變成提供重要決策與想法的軍師。

最重要的是丁狠會在兩人扶持下終於摒除了澎湖長久以來根深蒂固的惡質流氓文化，不再讓幫派到處打打殺殺、內鬥這些麻煩事出現，而動用到大批警力甚至是波及到民眾，因為丁狠會成為了澎湖一黨獨大的幫派，其他中小幫派也紛紛沒落，多半是引退或是加入很惠的手下，這些人更加鞏固了很惠的霸權，但有傳言很丁不會的老大丁不惠並沒有死，還在暗中累積勢力，但沒有任何人知道他跟超惠決鬥完之後的下落，也不知道是誰將決鬥的過程見證並描寫了出來，所以他們兩兄弟可歌可泣、精彩萬分的故事就被寫在故事書與民間故事裡，成為了小孩們口中的傳奇，也代表了他們雄霸一方、群雄割據的時代隨著超惠的失蹤已經畫下了句點。

很惠雖然平時是個不修邊幅的大姐頭，但也是有一些少女心的，十分嫌棄超家牛肉麵店的地下室裝潢沒品味且髒亂，都是漢翟製造的垃圾，所以很想搬出去住，一方面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裝潢房間，一方面也可以遠離超家夫婦與超漢翟，從此與他們斷絕關係，一勞永逸，可惜這一切還無法實現，雖然她數度向超家夫婦提出想搬出去住的想法，超家夫婦一回想起在十五年前的那個夜晚所遇到的神祕女性和她的紙條，不知是恐懼感還是愧疚感的驅使，超家夫婦始終不肯答應她的要求，要她十六歲才能搬出去住，甚至規定她每天不能超過十點回家，她雖然已經能靠著收保護費和收手下敗降的賠償金來獨養活自己，卻只能依舊無奈地待在超家破舊狹窄的地下室，孤獨的等待十六歲來敲響她的大門，這就是丁很惠這十五年來的日常，現在，她將要滿十六歲了，她的傳說，才正要寫下一個新的篇章!

**第二章 三合院的不速之客**

這天，九月二十八號，是個流芒國中無論男女學生，老師主任都要普天同慶的日子，那不是為了慶祝一年一度的教師節，而是為了流芒國中的幕後實質掌權者、地方的山大王­­­­­‑丁很惠的生日，畢竟學校的老師和學生的家長大部分都是從國高中時期都是在接受丁狠會的恐怖統治直到現在，每周都需要上繳巨額的保護費與供品，導致連填飽肚子都有困難，沒有一個不痛恨丁超惠與丁狠會，而超惠失蹤之後，很惠橫空出世成為會長，首先大幅減少了保護費，讓這些飽受欺壓與脅迫的可憐人財務大幅的寬鬆，開始有了自己的休閒生活與多餘的金錢，所以導致了很惠間接地變成了他們的救世主，從此無論老師和學生，都非常敬佩很惠，把她當成女神一班的崇拜，讓她根本不必靠著威逼利誘與幹一些骯髒的勾當來讓自己的生日變成流芒國中這三年來超越校慶與園遊會最重要的節日，所以很惠這三年完全是過的意氣風發、一帆風順。

這一天，很惠每天朝思暮想、魂牽夢縈的日子，也就是十六歲的生日到了，很惠雖然滿心期待的早早從半夜兩點半就起床，但後來因為太過興奮與緊張，最後還是不支倒下又陷入了深層的睡眠中，導致一早就在超太太的大呼小叫下渡過，可不是甚麼好的開始，但是這一切都無法阻擋很惠的好心情，連超太太痛罵她並叫他滾去切牛肉時，她都面帶微笑恭恭敬敬的去執行，一般來說很惠都會大發雷霆、摔碗筷的，讓超太太難得的摸摸很惠的額頭，並一臉疑惑的問說:「喂，你是不是吃錯藥阿?還是神經病發作了?」

早上八點，很惠終於切完大量的現宰牛肉塊之後，慢慢地往學校出發，過了莫約五分鐘後，她遠遠就看到有一群人圍在校門口，這時她心裡早有數，一走到校門口，果然沒猜錯，全校師生的都一窩蜂的圍繞在很惠的身邊，並不分老少的齊聲高喊:「很惠大姊，祝您十六歲生日快樂，早上好!」

這個道早安的儀式是自從很惠二年級開始每天都惠有的例行公事，是不知道哪個小弟所指使的，雖然很惠覺得不是很妥善，不太能接受，甚至覺得有點厭惡，但最後還是敗在了自己的虛榮心下，規定全校的師生每天都要來進行這所謂的道早安。

在接受大家盛大的歡迎之後，很惠踏入門口，看著本來破舊、髒亂的校園，全都為了她的生日而好好洗刷了一番，牆面與布告欄也紛紛貼滿了很惠的肖像畫與慶祝的賀卡，那些忙於進行打掃工作的同學們一瞥見很惠百忙之中也也連忙中氣十足地大聲說:「很惠姊早啊」

以示對很惠的敬重以及忠誠，就連福利社也都推出了幾種特色商品，例如「很惠姊九月迎壽套餐」如此的好笑菜色出現，這讓很惠自滿到在學校頭都抬的高高的，用鼻孔直視著人家，可說是自肥到了極點。

靠近三年一班也就是很惠的班級，只看見無數的彩帶與炫目的燈光從煙霧瀰漫的教室中散出，當很惠走進教室，還沒看到在這裡到底準備了多大的陣仗與排場，就有一股乾冰突然噴洩而出，讓很惠涼快了一下，等她回過神來，爆竹、禮炮百花齊放。

「大姊，生日快樂啦!」一些長的凶神惡煞，穿著整身名牌，西裝筆挺，打著領帶，穿著皮鞋，看上去人模人樣、十分正式，卻理了一碗俗俗的大光頭，帶著土氣金項鍊的小太保們用著不太標準的台灣國語說，似乎刻意要營造一種鄉土、歡樂的氣氛，雖然他們腦筋差，又不會演戲，但可別小看這些大人眼中的小屁孩，他們可是丁狠會的直屬高層，也是很惠的親衛隊，他們雖然成績差，大人都看不起他們，但他們靠著販賣父母出海捕的魚和收取的保護費，一個月照樣可以進帳數十萬元，很惠跟他們也相處了也有兩年，而很惠又非常善於觀察人類，所以明顯的發現他們的不正常，於是開口大聲的評論，完全不怕得罪這群看似兇惡的青少年們，畢竟這裡她最大。

「唉呀，雖然今天是個大日子，也就是本人我的生日，但你們也不用刻意穿著一身潮流的樣子吧，和平常一樣穿藍白托和方便打架的衣服就好啦，我這個人最不喜歡華麗、昂貴的東西了，你們知道吧」她一邊說著一邊抓起其中一名最高的少年的的領帶問「阿龍啊，你這一身從頭到腳、金光閃閃、貴氣千條的打扮在哪兒買的啊!花了多少居民的血汗錢。」

聽到老大突然的點名，阿龍連忙支支吾吾地回答「老大，這一套是我和兄弟們在夜市買的，花的不多，大概一人十萬元，我買完之後，老闆大聲的喊「小兄弟，這真是賺翻了啊!」應該是很划算了吧。」

很惠聽完之後重重的拍了一下自己的頭，並撥亂自己一頭烏黑的長髮之後無奈的回答「唉，你們這群傻小子，那個老闆一定是看準你們又傻又笨，所以爽爽的嚇唬了你們，讓你們這些空有金錢但一點腦子都沒有的小屁孩願意掏大錢出來啊，拜託你們以後用點……唉，真是的不想說了」

很惠越說越小聲，直到沒有聲音，現場一片寂靜時，他突然人來瘋的大吼一聲:「沒差啦，開趴囉!」以他們為首一夥人和全校的所有師生就這樣在校園裡開起趴踢，狂歡了起來，甚至開放周圍的居民共同加入，一起享受著歡愉、熱情的氣氛，走廊上外聘的服務生隨時會為您送上澎湖的海中珍饈與各式各樣異國美食，操場也淪陷成為大家狂歡的舞池，這場充滿瘋狂、音樂、無極限的派對就這樣一直持續了一整天直到了晚上十點，大家也一個一個的回家歇息去，準備收心等待新的一天到來，但很惠與他的小弟們可不這麼想，他們回到了丁狠會那破舊的三合院，準備與因為以前給人印象太差所以不方便在學校露面共襄盛舉的建仁會合，續攤狂歡一整夜，但建仁卻不再基地，他們搬了幾張椅子在院子裡聊天打屁不久後建仁回來了，帶了幾打零卡可樂不知為何的，他明顯的露出疲態，但很惠也沒多說甚麼，只沒大沒小的說:「叔，為甚麼不買酒，買甚麼可樂，太過氣啦，可樂是你這種老人家在喝的啦!」

小弟們聽到後也連忙附和很惠的話，由阿龍帶頭一邊一臉兇相的盯著建仁一邊起鬨說:「大姊說的對啦，建仁叔，去買啤酒啦!我們可不想打你這個老人!」

建仁聽到這番威脅的話語後只能用著台灣國語帶著苦笑的回應:「唉呀，現在的小屁孩怎麼都安捏啦，沒大沒小，真的是，好歹我以前也是以一檔百、殺人不眨眼的地方角頭耶，就憑你們也敢跟我單挑，還有很惠啊，虧我還是把你從默默無名的死屁孩，還有很惠小朋友啊，變成現在的老大的人耶，變成老大就忘恩負義啦，奈唉安捏!」

建仁安靜之後很惠趁著建仁與小弟們一個個單挑空檔坐到牆角邊打開零卡可樂的罐子咕嚕咕嚕地喝了起來，很惠越喝越覺得建仁的反應不正常，自從超惠失蹤之後他就變的很憂鬱，常常邊喝著啤酒邊留著眼淚自言自語，滿臉的鬍渣更是從沒刮過，也不太和很惠與小弟們講話，只要開口都離不開打架與殺人，能看到他開口笑根本就是奇蹟了，他自從很惠在兩年前誤打誤撞的邂逅之後就再也沒有笑過了，就算今天是很惠生日的大日子，他的行為也是十分的古怪，很惠還是忍不住擔憂的問他「叔，你今天是麼了，是不是不舒服啊!」

當很惠說完這句話時原本充滿小弟們談天說地的喧鬧聲的院子在此時瞬間變的悄然聲，這世界彷彿時間停止一般，只剩下很惠一人具有行動和說話的能力很惠遇見這個情形，不但沒有驚慌失措，腦中反而漸漸浮現了一個低級的想法，她想做的事就是脫下所有小弟和建仁的褲子並與他們來張爆笑的合照，於是她開始吃力的把那些滿臉橫肉、身強體壯的小弟們一個一個搬到院子中央，但當她因為論如何都找不到建仁而開始脫倒楣的阿龍褲子時，聽到一種從未聽過的聲音重擊她的鼓膜，聲音的主人躲在柱子用著刺耳的低吼聲嘶吼著。

「嘶嘶嘶啊啊，我的主人，抓到了，只要將龍子得手，我們將血洗澎湖重返往日的血衣帝國，嘶哈哈哈嘻!」

一聽到這陌生又詭異的話語，很惠從口袋裡掏出隨身攜帶的短刀，不怕死的往柱子直衝過去，就在這時，電光石火之間整根柱子突然爆裂開來，一個猶如黑影的生物手持建仁最愛的那把魚叉身手矯健地在煙塵中四處飛躍，轉眼間，原本被很惠排排站好的小弟們全被那個謎樣的身影放到了基地外的馬路上，隨著煙霧逐漸消散，很惠也終於看清了著個不速之客的真面目，他長相醜惡，面目猙獰且目光猥瑣，身上披了一件極為不合身的大外套，臉長的就像一顆頑石被粗蠢的巨和持斧頭亂劈之後的下場，除了悽慘不知道還能用甚麼形容詞來形容，其餘身體部位也人類完全沾不上邊，甚至還長有散發出慘白光芒的森森白牙和長達二十公分的爪子，但出於恐懼和訝異，很惠還是硬著頭皮、鼓起勇氣問了這個生物。

「喂，小畜生，你算幾根蔥啊，你知不知道老娘是誰啊，我可是稱霸澎湖的很惠大姊耶!你對我的小弟與建仁叔坐了甚麼事啦!」那生物竟出乎意料斯文的回答。

「小姑娘啊，我是什麼生物和是誰不重要，我魔賈大人才不管你是甚麼稱霸澎湖的大人物，我現在只要把你殺了嘻哈哈哈，拿到你的血之後，老子不但能被主人狠狠的踩一頓，還要把你的皮剝下來拿去賣，人皮在黑市可是很值錢的呢哼哼……」

這是很會打斷魔賈的話，用自己竭盡所能裝出最凶狠的語氣和表情義正詞嚴的說:「扮裝癖怪咖啊!老娘跟你好好談，你給我把建仁叔和那些小蠢才恢復原狀喔，不然真的不要怪老娘不客氣了。」

很惠指著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小弟們兇惡的吼，但魔賈似乎不把這些威脅的話與當作一回事，依舊人浸在自己的小宇宙裡，口沫橫飛地自言自語著，很惠在也忍不住了，拔出小刀，擲向魔賈，這時邪門的是又發生了，明明刀子筆直的往魔賈的胸口飛了過去，當刀子一觸碰到魔賈時卻直接從他那醜惡細瘦的軀體中穿了過去，正當很惠訝異到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呆在一邊的時候，魔賈抓到了空檔，開始進行反擊，他脫下了他那件始終披在身上的外套，病服誇的抖了一抖，從裡面掉出了無數的鐵塊與石頭，最後他甩了甩肩膀，將爪子互相摩擦發出刺耳的尖嚎聲，還帶著虛偽的獰笑嘶聲笑著。

「小姑娘啊，竟然你都先出手了，那我魔賈大爺也不客氣了，來吧，用盡全力來跟我決一死戰、一決雌雄啊!」雖然全身上下都已經在發抖，心中也在天人交戰著是要拋棄夥伴自己逃命還是留下來與魔賈這天外飛來的不速之客一分上下，雖然恐懼感驅使著很惠逃，但她畢竟也是個巾幗英雄、女中豪傑，義氣和膽量這兩種東西可說是一點都不缺，所以丁狠會與澎湖的未來，也只能硬著頭皮上了，她拔出第二把小刀，這把刀特別的小，但有由從河豚的內臟中取出的劇毒塗在上頭，被劃傷之人三分鐘內必死無疑，也是當她決定要真正的制裁並斬殺一個敗類時才會使用的殺手鐧，她用力的拍了自己的臉頰一下，心中暗暗的發誓。

「該死的魔賈，能活下去的一定只有我一人」隨後用力的大吼一聲「哦啊啊啊啊啊!我要殺了你這爛貨!」就再次魯莽的衝向魔賈，但這次魔賈的速度變的更快了，很惠根本看不到他的蹤影，但是衣服被魚叉出了一條一條的裂痕，身體也漸漸的被劃出一道道的傷口，但她對魔賈根本沒轍，而且隨著戰鬥時間的拉長，很惠身上的傷越來越多，雖然只是像被刀片割到一樣的小傷口，但長時間下來的傷害程度與大量流出的血，早已帳越讓來越沒有招架的能力，快要吃不消了，但反觀魔賈卻沒有絲毫的疲累感，反而越來越快速，甚至還發出了歇斯底里的狂笑，很快地戰鬥已經持續了一個小時，但時間魔賈造成的領域內卻沒有絲毫的作用，最後很惠終於因為失血過度與體力不支而倒地，魔賈見狀也停了下來，帶著鄙夷的眼光嘲諷的看著很惠，並緩緩的開口。

「小姑娘啊!你知道我為甚麼會擁有這一支魚叉嗎?」他輕輕的撫摸著建仁的魚叉，並伸出自己那散發腐臭味的長舌慢慢將矛頭上的血液舔舐乾淨，這時很惠早已心裡有數，畢竟那麼強的敵人建仁是一定打不過的，那把魚叉也大概是建仁此生最寶貴的物品，除了建仁自己，即使很惠還有在小弟們中與建仁最親近的阿龍都未能曾那麼近距離的觀賞過，更何況是把玩它了。

「你大概也想到了吧!對!是的!就在剛剛，是我殺了他，那麼軟弱的廢物，活在這世上也是浪費，很快地我們的主人將占領澎湖，以這裡為出發點，大幅擴張版圖，最後佔領全世界!呼哈哈嘻嘻!」

魔賈不停的發出激動的嘯喘聲，還邊流著口水瘋狂的大笑邊從眼角滴出激動的淚水，在親耳聽到了建仁的死訊後原本就情緒已經遊走崩潰邊緣的很惠按耐已久的悲痛與辛酸中終於在此時此刻潰堤了，很惠悲從中來的大哭大鬧，躺在地上打滾，滾的地上一紅暈，看到很惠那悲慘的模樣，魔賈的自尊心也在此時膨脹了起來，他緩步走到很惠面前，伸出他那骯髒沾滿汙垢的腳，一腳就往很惠頭上重重的踩下去，很惠痛呼了一聲，讓好不容易從的地上爬起來的她再度倒下，但魔賈卻千千萬萬沒有料到，在她盡情地羞辱與欺凌很惠時已經悄悄地走入很惠精心設計為他佈下的天羅地網中了，很惠這時再也忍不住笑意了，所以用手摀住自己的面頰，掩蓋自己那狂喜的笑容，這時魔賈再度發起了無情的冷嘲熱諷與受體上的痛苦藉此來讓很惠徹底崩潰。

「好哩，我們玩的也夠久了，在繼續支撐這個空間，我的體力也是會見底的，所以你就乖乖受死吧。」很惠在這個時機點找到了破口，於是她孤注一擲，決定低聲下氣的請求魔賈。

「對不起大哥，竟然我都像屠宰場的豬一般，即將要被殺死了，那你可以成全我這蠢貨一個小小的遺願嘛?」魔賈聽到很惠用這些難聽、刺耳的詞句來辱罵自己，看了好不開心，於是就換上一股嘲諷的聖人口吻。

「哎呀，真是可憐呢!那你說來聽聽啊」很惠馬上裝作搖尾乞憐的開始編著誇張的故事「因為從小我都很懶惰，不站起來，直到我爸氣死了，就是氣我從不站起來，我才發現原來站起來是多麼重要，所以魔賈大人可以在我死前可以扶起來，站著殺了我嗎?讓我死的轟轟烈烈有尊嚴一點，還證明了你真是一個可敬的強敵，最後也算是完成了我父親的遺願。」

魔賈聽完後也認為無關緊要，就彎腰準備動身將很惠攙扶起來，但愚笨的魔賈一定萬萬沒想到很惠這時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拿出她那沾滿致命猛毒的小刀，等到魔賈因為用手抓住很惠的手臂而沒多餘的空間來拿他從建仁那掠奪而來的魚叉時，很惠見機不可失，雖然身體早已疲勞到極致，連一絲力氣都擠不出來了，但她將恨意與爆發的腎上腺素轉換為原動力，讓自己的手從魔賈那緊握的禁錮中脫離出來並輕輕地用刀成功在魔賈那骯髒污穢的臉上畫出了輕輕的一條刀痕，很惠終於露出了她那得意的笑容，輕喊著「將軍。」

但魔賈算的似乎比很惠更遠一步，他用爪子毫不在乎的將他的臉皮撕下，滴下來的鮮血似乎讓原本就面目可憎他邊的更加令人畏懼，他也帶著獰笑回應很惠。

「不好意思，反將一軍了!」很惠的臉上依然帶著笑意，但心中卻潛藏了無比的恐懼，她一邊故作激動的在地上滾，一邊發出如雷灌耳的驚人笑聲，這樣犧牲色相、裝瘋賣傻令魔賈困惑，只為了一點微薄的時間想出好的計策，她這時想到剛過世的建仁，心中不禁充滿的傷感與辛酸，但現在就是她一展建人在過去兩年內所傳授她技巧的時機了，於是她突然靈光一閃想到了建仁所傳授給她，她認為非常沒用的絕技:「撕臉皮仔，撕下來很痛吧，看看你的背就知道到底是誰將軍咯!呵呵!」

就在魔賈轉身察看背部的這個時機，很惠將手裡的一大把刀子全都孤注一擲的投射出去，全部正中魔賈的胸膛，魔賈帶著怨恨的眼神瞪著她。

「死屁孩，竟然被你反將了一軍，呃啊啊啊啊，下次我一定……」他有氣無力的說出遺言後就這麼結束了他骯髒醜陋的一生，很惠也用力擠出最後一絲力量站起來，一腳踏在魔賈那了無生氣的軀體上，她對著魔賈的臉瘋狂的彩了幾下後含著眼淚大喊「這是幫建仁叔報仇啦，爛貨，我贏啦!」可能是過度悲傷和腎上腺素停止分泌，即使是她那靠著長年打架鍛鍊出強健的體魄也撐不住了，當她再度醒來時，這世界對她的意義已經完全不同。

「爺 她醒啦!她醒啦!」很惠張開因疲憊而沉重的雙眼，先看了看自己的身體，剛剛的傷口也全部痊癒了，此時一個人影現身在很惠面前，出現的不是像魔賈那種噁心的妖魔鬼怪，而是一名俊俏的青年，他的年紀看似和很惠不相上下，語調十分溫柔舒服，很惠眨了眨眼，觀察觀察四周，發現自己身在一個寬敞、雜亂又莫名寒冷的房間中，並癱在一張蓬鬆的軟墊上，軟墊本身並不特殊，奇異的是它竟然會緩慢地在室內移動，很惠一聲驚叫:「那是啥啊?還有我到底在甚麼鬼地方咧?」

「沒事的，這只是金鱗火鱷而已。」那名男孩斯文的回答，並拉下那生物身上所覆蓋的墊子，一隻龐然大物就這樣拔山倒樹而來，牠披著一身散發金黃的火紅鱗甲，身長八尺，口中不時噴出些許火焰，長相十分兇惡嚇人，男孩見很惠還是一副提心吊膽的樣子，才發現自己忘了自我介紹，趕緊慌亂地說:「你好，請問你是丁很惠小姐嗎?我名叫陳科承，現在十六歲，最喜歡的東西是漂亮的女生!」

面對奇怪又直接，很惠情緒激動的回答:「是啊，我就是丁很惠，你想怎樣，這裡是甚麼鬼地方啦!還有你的興趣也太古怪了吧!」男孩露出尷尬的神情地看著很惠，帶著歉意與不好意思地解釋

「呃，其實我和爺發現你和一個高等毗舍耶激戰過後滿身是傷倒在鬼市的入口，於是就自作主張的幫你治療了。不好意思喔。」很惠聽到這裡又是滿頭問號，不禁失控的抓住科承的衣領:「啊啊啊，我快瘋啦，一整天都淨是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先是魔賈，又是什麼毗舍耶跟鬼市，你最好給我說清楚、講明白，不然我就給你好看喔!」很惠用空出的手想從後口袋中掏出沾有毒液的小刀來威脅科承，口袋中卻空無一物。

「別找了，你身上的武器我都沒收了，就算你是龍子，也別想威脅我的徒弟，哈哈!我跟妳說……」一個滄桑但還是中氣十足的聲音喊著，但話還沒說完，聲音的主人就吐了滿地暈倒在地上，很惠瞅著眼，再次確認這名第三者的長相，映在她眼簾的是一名四肢五短的老人，穿著牛仔褲與潮T，他蓄著山羊鬍、其貌不楊，手上還拿著一瓶會冒煙的謎樣飲料，就算穿著十分潮流有特色，但全身都很邋遢，所以充其量也只是個看起來髒髒的糟老頭，科承看到老人這副樣子，趕緊上前查看，他嗅了嗅老人的衣服，臉色忽然大變，他著急地問。

「爺，你怎麼又跑去喝酒了，真是的，不管跟你講幾次都不聽耶……」科承伴隨著自己發的牢騷翻箱倒櫃尋找著抹布和醒酒的藥，途中還不停地跟很惠道歉，解釋他的師父平時不是這樣的，也跟她互相分享自己的故事，原來科承跟很惠一樣都是身世坎坷的可憐人，他和他的父母原本居住在台北的一戶豪宅，一家子都十分有錢，過著人人稱羨的生活，不過誰都沒想過在他五歲時，一場意外拆散了這個幸福美滿的小家庭，某一天晚上他的父母雙雙失蹤，到現在連屍體都沒有找到，財產被親戚瓜分一空後他就像皮球一樣的被親戚互相推託，輾轉的拋棄到了孤兒院，就在這時他遇到了這位老先生，他一點錢也沒有，跟科承也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他收養他，並教導他生存的法則與生活的常識，但科承即使跟很惠袒露出了那麼多傷心且不堪回首的往事，還是堅決的不告訴她這一整天發生的怪事，一定要等到那位老人醒來，由老人親口告訴她。

找了好一陣子，柯承終於在凌亂的雜物堆中翻出了抹布與一罐藥水，首先、他將地上的嘔吐物跟酒清理乾淨，在拔開瓶口的軟木塞，一口氣將酒骨碌碌地倒在老人的臉上，老人了臉微微的抽動一下，佈滿皺紋的眼睛也緩緩睜開，他豪爽地打了個哈欠，之後突然站立了起來，大吼了一聲，也下了很惠跳，讓她尖叫的好不大聲。

這時老人才發現房裡有第三人的存在，而且還把對方嚇了個半死，所以他也跟科承一樣，連忙低聲下氣地向很惠直說抱歉，經歷了長達五分鐘的道歉後，他換上了一種正色的口吻及表情，向很惠娓娓道來，為何她會出現在這裡。

「喲，丁很惠小妹啊，你是很家的傳人啊，也就是傳說中的龍子，你要幫助我們打敗血衣魔女，復興很家的榮耀。」龍子與血衣魔女的故事在很惠這種道道地地的澎湖人耳中是個耳熟能詳，從小聽到大的故事，大意是傳說有一個家族叫做很家，他們具有化身為龍的能力，背上也跟很惠一樣有龍的印記，人們稱他們為-化龍者，變成龍之後還有呼風喚雨的能力，很惠從小就很崇拜這個故事裡的主角，名叫­-很不惠，是很家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化龍者，她的一生中與殺她父母的世仇血衣魔女決戰了無數次，最後戰勝了血衣魔女，並將她的屍體高掛於眾鬼聚集之地-鬼市的城樓上，聽到老人這一番話，很惠實在是忍不住開懷大笑，擦拭著流出來的眼淚問老人說

「老爺爺啊，你在跟我開玩笑吧，還有你的名字到底叫甚麼啊?不說出來很蠢耶!」很惠說完這一番帶有污辱意味的話後，科承的臉色表現出一股明顯的不悅，態度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凶狠的質問很惠:「就算妳是我喜歡的那種類型，妳也不可以罵我爺爺啊!還有……」

老人聽到這忍不住吐槽「科承，我說你啊，還是依舊死性不改，那麼喜愛女人，另外很惠小妹啊，名字甚麼的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我跟科承接下來就是你的夥伴了，你的戰鬥實力還只算是中上而已，但潛力是無可限量的，要好好努力變強啊!至於名字嗎?你就叫我老頭子就好啦!」很惠再次大笑

「哈哈哈!你們真的是吃錯藥了，兩個白癡!」科承再次嘗試發言，但卻欲言又止，因為老人的眼神從原本的嘻皮笑臉瞬間轉變的殺氣騰騰，原本因衰老而暗淡無光的眼眸的注入了一股新的能量，這股驚人的氣場與王者之風，是很惠從未體驗過了，甚至連死去的建仁與魔賈都望塵莫及。

「妳從沒有想過嗎?」老頭子質問很惠，他不等很惠支支吾吾地做出答覆，繼續做出下一波凌厲的攻勢:「為甚麼你的背上會有和很家人一樣的特徵-龍的印記?那為甚麼妳又從小無父無母，被不知何許人也奇妙的出現在只給妳粗茶淡飯與粗重工作，待人淺薄的超家呢?」

老頭子的這一番言論指出了很惠從有記憶以來一直在不斷反覆思考的問題，還精準的可怕，簡直是住在她肚子裡的蛔蟲，很惠聽到這在也忍不住激動的情緒與好奇心，五體投地的跪在地上，拋棄自己一切的自尊與羞恥心的問老頭子:「不好意思，我剛剛錯怪你了，先生!請告訴我該做甚麼吧，為了找尋我的身世之謎，就算要與血衣魔女決一死戰我也在所不惜!」

老頭子聽完很惠充滿鬥志的一席話，大力的鼓了鼓掌，並恢復剛剛豪爽的樣子拿起酒喝了一大口，直接無視科承驚訝的制止，並一拳將他擊倒在地上。

「好了，現在這個狀況已經可以好好的談話了，來吧，想問甚麼問題，我都會盡我所能的回答你的!妳苦思已久的身世之謎也將在這裡解開!」

「在十六年以前，很家還是大陸上最有權勢與財力的家族，他們靠著龍化的能力，上至家族的戰士，下至賞金獵人，有關於戰鬥方面的達人與工作幾乎被他們家族一手包辦，在有戰鬥與血腥味之處，很家的家徽永遠比任何貴族或領主的命令或信物更有用，但這一切都只是鳳毛麟角罷了，他們的財富也是富可敵國，戰力更不在話下，一個受過精良訓練的十歲幼童就能擊倒一整支大軍，而那時一名天才的崛起，她繼承了初代族長很不惠的名號，讓很家邁入人人畏懼的全盛期，那名天才正是目前照我們的推測最有可能是妳母親的人-很不惠二世，從她開始接受訓練開始，她對龍化精巧的微操與驚人的天賦，讓原本的很家脫胎換骨進入了新的階段，但到了十六年前，很家前任的族長也就是不惠的父親，與她的母親兩人，被發現雙雙慘死在戒備森嚴的豪宅中，由於巨大的知名度和死相過於的淒慘關係，到最後連埋葬的地點都不為人知，就這樣，雖然整個很家都深陷於族長慘死的憂雲慘霧當中，但還是歡喜地接受身為家族最後希望與榮耀的不惠成為新一任的族長，可是後來很不惠也離奇的失蹤了，其他的親屬也被雖沉寂已久但一時崛起的血衣魔女一族的新族長屠殺殆盡，很家也在這個世代逐漸變成記憶中的傳奇，而妳-丁很惠，將繼承很家的遺志，來終結從第一代族長就與血衣魔女一族結下來的樑子，也就是要打敗有著操血黑魔女、暗夜的鎮魂歌、龍族敗亡者之稱的血衣魔女族現任棟樑-魔后。」

「嗯，好吧，我會努力試試看的!」很惠打開破舊的小木門，想呼吸一點新鮮空氣，正當她準備大口吸氣時「嗚啊啊啊啊啊!」眼前的景象讓她腿一軟倒了下去。

**第三章 忘憂旅社的夢魘**

盯著外面虎豹財狼與奇形怪狀的生物，很惠嚇的倒抽了一口氣，老頭子才驚覺忘記告訴很惠踏們正位於鬼市之中，他拍了拍自己的頭，畢竟很惠不知道的實在太多，只能無奈的再跟很惠解釋一次，「哎呀，妳不懂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真是麻煩啊」

老頭吞了吞口水「這裡是鬼市，顧名思義就是幽靈和鬼居住的城市啦，這個城市位於海中，是鬼界的買賣重鎮，現在為血衣魔女的領土，與其他鬼市不同的是，這是一個以物易物的市場，對這個異於其他市場的規則，眾鬼們稱這個規則為「魔女的鐵則」越稀有的魔物能與商人交換到越稀有的藥草或食物，弱者臣服於力量，強者則能支配力量，所以這裡可說是一個實力至上、弱肉強食，大自然的縮影呢!」很惠消化著剛剛接受到的大量知識，並用自己的看法統整了目標，終於鼓起勇氣走上街，與鬼市令人懼怕的眾鬼面對面。

走到路上，很惠的確是一個會讓鬼們回頭多看一眼的存在，畢竟他們除了科承，沒在地上世界以外的地方看過任何的人類啊，雖然鬼對很惠人類的身分挺興致勃勃，但很惠依然無法克服恐懼不斷地發抖，直到老頭子跟她經過一間路邊攤，門口站著一位老奶奶，她看見老頭子，就像看到許久不見的老友似熱情的呼叫著他「喂，老頭子，今天進的貨不錯喔，算你便宜，來買啦!」

老頭子原本想混在人群中偷偷的溜走，但他的名字一被老婆婆說出來，整個人就像磁鐵一樣，被老奶奶吸了過去，很惠也急忙衝過去尋找老頭子的身影，但還沒走到攤位，老頭子就披頭散髮的走了過來，手中還拿著一些藥丸「來，這是龍肉，很稀有的，吃了之後惠很舒服的，這樣的存量，應該可以維持兩到三個月，在這段時間，好好適應這個世界吧!」

「那請問剛才那個老婆婆是誰啊?跟你很熟嗎?」老頭子聽了哈哈大笑「很惠啊，你別開玩笑了，剛剛那個老太婆市鬼是名產之一-「裝熟魔人」，只要倒楣被她喊出你的名字，就必須得用自己的精氣跟她買商品，如果不買的話，可是會被她一舉將全身的精氣吸光而死的喔!」很惠嚇的直冒冷汗，手也抖個不停「別怕了，小妞，不只是鬼市而已，鬼的世界，就是如此的殘酷，想辦法適應它吧，或是讓她來適應你!」

就這樣很惠服用了龍肉之後，在老頭子與柯承的細心教導下，就這樣過著深居簡出、揮汗如雨辛苦訓練的生活，持續了兩個禮拜，雖然很惠原本在拳腳功夫就頗有造詣，再加上自身的資質被完美的激發了出來，實力可說是突飛猛進，但還是無法學習到龍化這個步驟，她對這件事氣惱的不得了，經常在心裡督囔「為甚麼老頭子他們都不教給我這個祕訣咧?照故事裡說的，明明只要我學會龍化，血衣魔女在我面前根本就只是個屁啊，好想趕快學會啊。」

就在這樣糾結與煩惱的心情中，一個半月又過去了，這天很惠想去見識見識「裝熟魔人」的厲害，讓她吸收自己過剩的精力，當他一把門打開，老頭子與科承走從小房子了出來，老頭子看看科承也看看很惠，眼神俏皮的吐了吐舌頭「好，我已經把我的畢生所學告訴你們了，我已經沒有甚麼可以教你們了，剩下的你們都要自己去追尋，科承，好好找出你的殺父母仇人吧，至於很惠嗎，我沒什麼好說的，如果想學龍化，基礎的體能與武功都有了，自己去摸索吧!作為龍子，你一定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現在你們兩個給我滾蛋!」

「咚」的一聲，很惠與科承就這樣摔到了路中間，除了科承手中提的一個大包包以外沒有任何行李與錢財，打開包包，裡面也是空無一物，只剩下一張破破爛爛的紙，背面有一些潦草的字跡「這是一張無上限的支票與萬能通行證，有了這張，你們在鬼界可說是暢行無阻，但兇猛的魔獸和血衣魔女可不吃這一套，所以還是好好鍛練，別生疏了!」

兩人跟對方就這樣大眼瞪小眼了好一陣子，科承才打破僵局，開始小聲的啜泣「嗚嗚嗚，我都跟爺混那麼久了，打架我很厲害，吃飯也吃的不多，爺是你的外人我可以理解，但爺是我唯一的親人啊!為甚麼要把我跟你這個陌生人一起拋棄啦!」

長期受到黑道文化薰陶，對男生就是要熱血、不怕死的觀念根深蒂固的很惠，聽到一個實力高強甚至更勝於很惠的男孩子說出這一種喪氣話，一股喚醒憤怒的狼煙就這樣升起，她不顧街上全都是鬼與魔獸，羞恥心全都拋在腦後，用盡全身吃奶的力氣對著科承大罵「你真的很爛耶，虧你還是個男生，如果我可以選擇，我也希望我是男生啊!老頭子會把你丟出來跟我一起修練一定是因為她認為你已經可以獨當一面，不需要她的照顧了!不要在哭了啦!又不是女生，那麼愛哭……」

就算這在一般人眼裡只是普通的發牢騷，但這已經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很惠以最大限度的安慰了，可是像科承這種多愁善感又玻璃心的人當然是不懂的，所以哭得更大聲了，很惠眼見連自己最自豪的安慰技術都無法平息在柯承小小心臟中潰堤的情緒，一直坐在那兒乾瞪眼等死也不是辦法，只能一股腦拖著看似輕巧卻奇重無比的科承想辦法往鬼市的出口走去，但是鬼打牆的繞回原點持續了一整天，想嘗試回到老頭子的家，門口卻大門深鎖，跟個廢墟沒兩樣。

柯承依然不斷的哭、不斷的哭，就算流不出眼淚了還是啜泣個不停，很惠再也看不下去，把他硬是拖到「忘憂小棧」飯店的門口，自己自顧自地走了進去，掏出老頭子送她的無上限支票，原本臉色很臭又態度跋扈的店員立刻變得像阿龍他們一樣，從原本桀敖不馴的孤狼立馬變成對很惠畢恭畢敬的小狗狗「對不起，小人有眼無珠，有眼無珠，不知道您是鼎鼎大名丁很惠小姐，我叫小章，一間單人房是吧!請跟我來。」

小張帶著很惠往房間走去，很惠想到還被她拋棄在門口的柯承「小章先生，不好意思，我還有一個朋友要一起入住，請問可以幫我準備兩人房嗎?」小章態度又瞬間變的非常不屑。

「呃，很惠小姐，這張無上限支票只能給一個人使用，這間旅館也只有單人房，所以對於你的要求實在是恕難從命。但如果堅持要入住也是可以的，只要遵循魔女大人的鐵則，也就是以物易物，但只能用記憶來交換喔。」

這交換的代價對一般人可能是完全避之唯恐不及的黑暗旅社，對因為突然被從有記憶以來照顧、扶養他長大的老頭子拋棄而內心受到無法言喻打擊的柯成來說，現在的狀況可說是天時地利，只差自己的人和了，聽到能解決這棘手的問題，很惠高興到給了小章一個大大的擁抱，就匆匆把還在門口哀號的柯承拖了進來，交給了小章。

「幫我把他三天前的記憶全都消除，這樣住一個晚上應該綽綽有餘吧!」很惠的一字一句都充滿了自信「只有三天的話是不行的喔，這樣大概只能住兩分鐘吧，而且這裡的規則是，從一分鐘一天開始計算，每多待一分鐘所需要的記憶量需要加倍，所以假設要休息一天，大概要交出從出生以來的記憶喔，但我們是很貼心的，除非是有特別的需求，不然對於語言和鬼市的記憶是不會消除的喔!」

「好，那些麻煩事忘一忘也好，那我就把那個笨蛋交給你了，我先去睡覺啦!」小章恭敬的深深一鞠躬「很惠小姐，奴才還有最後一項叮嚀，那就是我們的飯店有一個特徵，那就是特別尊重客人的隱私權，所以千萬不要未經許可亂進入其他房客的房間，否則後果將由自己全權負責。」很惠不在一的甩甩手，示意小章別再說了，就這樣少根筋把柯承一輩子的記憶交了出去。

「忘憂旅社」之所以看似人煙稀少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對於他們不好的傳言也是喧囂塵上，一切的幕後黑手就是血衣魔女，是她運用自己靈巧的商業手腕將一間即將倒閉、苟延殘喘的小旅店改造成一個屬於自己的巨大情報網，那些被利益蒙蔽雙眼又貪小便宜的旅客戰鬥能力高強的被植入嗜血、愛殺人的記憶，變作血衣魔女名叫「血之僕」的私人禁衛軍，能力低下則毫不留情地拋棄屠殺，柯承正一步步的掉入血衣魔女的魔掌之中，很惠依舊渾然不知事情的真相，正躺在髒髒臭臭還帶點霉味的床上呼呼大睡著!

「主…主人，也就是擁有操血的霸主、暗黑的鎮魂歌、龍族敗亡者之稱，至高無上的主人-魔后大人，我們已經將龍子給捕獲了，但與龍子隨行的還有一名少年，身體的能力與數值都十分高強，是否要將他製作為禁衛軍?」在「忘憂客棧」的頂樓密室中，小章跪在一個巨大的王座前，地上滿是散落一地的珠寶。

「先不用，我親愛的小章，也是我最忠心的奴僕之一，他很有可能成為我們與龍子最後談判時的籌碼，所以小章啊，說你笨不是沒有原因的，就算你是我們血衣軍團的第二把交椅，但腦筋確實還需要練一練呢，你可以退下了。」

一個高傲且冷酷的女聲從王座正後方傳出「等等，我的主人，還有最後一個問題，那龍子該怎麼處理呢?就這樣靜觀其變嗎?」王座突然發出一陣刺耳的哀號聲，王座背後隱藏的人也現身了，她就是血衣魔女族的現任棟樑-魔后，她身材十分標緻、細瘦，更是一個沉魚落雁的美女，臉上也保持著一抹甜甜的笑容，即使外表是一個看似完美的存在，但透在骨子裡的殘忍和邪惡，都透過重重的壓迫感與冰冷的殺氣明顯的表現出來，她對小章點了點頭以示同意，揮一下自己那修長的手，小章就嚇得逃走了。

「給我回來!」魔后命令小章，他一聽到主人的呼喊，再一次被嚇的屁滾尿流，褲子都濕了一片，才倉皇的爬回血魔后的身邊「我忠實的奴僕啊，我把這種禁藥交給你了，這是只交給我最忠心的僕人，只要你甘願為我獻上你那卑微的性命，成為茁壯我偉大帝國的養分，有這種必死的決心，我相信你肯定能將這種藥使用的出神入化，三天內一定要將龍子給肅清，順便多製造一些「血之僕」，一定要給我達到標準喔，不然被肅清的對象將會是你喔。」

魔后將一包謎樣的藥粉塞到冷汗直流的小章手中「是，我的主人，奴才會在三天內將龍子肅清的……啊啊啊啊!」小章話都還沒說完，人就不知被不耐煩的魔后都到哪兒去。

「唉，現在的奴僕怎麼都跟小章那廢材沒兩樣，如此的不中用，想當年我還是花甲年華、青春貌美的時候，當時我們的戰力是如此的強盛，甚至能與全盛時期的很家拚搏一場的機會，如今龍子再度捲土重來，很家對戰鬥的本能是連初代族長都望塵莫及的，那些費才們肯另是拖延不了多久的時間，看來到時候我只能親自上陣了。」魔后握緊拳頭，眼神中與以往不同，純粹的殺意與邪念正逐漸在這華美但滿是惡意的房間中成形。

「呃啊啊啊……」很惠發出一陣陣呻吟「又落枕了啦!這間旅店真的很爛耶，還忘憂旅社咧!根本就是在放屁，而且小章還跟我說沒有附早餐與晚餐，柯承也不知去向，真的是很不爽耶!」很會對著鏡子發著牢騷，連頭髮都沒整理便氣的跑出了房間，想把柯承找出來，但一時發現昨天小章並沒有告訴他柯承的房間在哪兒，很會直覺地認為柯承應該住在她的對面，拔昨天小章婆心苦口的提醒全扔到腦後，無禮的踢開對面的房門，看都不看對著裡面的房客大吼。

「該死的柯承，給我滾出來，你應該記憶都消失了吧，出來，讓姊跟你說清楚講明白!」一陣搖撼地板的巨大震動由房間內傳出來「蛤，你小妹是那一根蔥啊!龍子就了不起是不是，讓我魔杰大爺教教你甚麼是尊重，也完成主人賜與的任務!」

一個簡直跟魔賈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巨漢緩手持一跟棍棒緩緩的走出來，他操著低沉的嗓音與高大的身材藐視著很惠，趁著兩人用眼神奪取氣勢上優勢的空檔，一棒想直接將很惠一擊斃命，雖然他的體格與力量都勝過魔賈，但這使盡全力揮出的一棒在經過這幾周魔鬼訓練的很惠看來，只不過是半調子的胡亂揮舞，所以輕鬆的閃躲了過去，並使用老頭子教的拳法猛力回擊，力道之大，讓魔杰直接重重摔倒在地上「死兔崽子，讓老子來教教你做人的道理!」

他爬起來撿起棒子，再度向很惠發起進攻，但很惠早已脫胎換骨，不在是一個月前的自己了，有了老頭子教她的必殺技，這種中看不中用的小螺囉是可以輕鬆秒殺的「密技 麻點穴」

她靠著自己速度上的優勢，快速爬到魔杰的背上，用著老頭子給她唯一的武器-點穴針朝魔杰的穴位狠狠戳了下去，她立刻動彈不得的將在原地「吼啊啊啊啊!」

魔杰發出了驚天動地的怒吼，似乎是想靠著音波的破壞力來將整間房間震碎「雖然弄壞了可能會被老大懲罰，但只要抓到你未來的榮華富貴就永遠享用不完啦!

很惠見情形不對，只能求快速結束戰鬥，在自己回到人間世界之前，一旦自己重要的身分曝光，在整個鬼市中就只是一塊稍稍有一點武功皮毛的肥羊，誰逮到她誰就能爽爽過下半輩子「魔杰大哥，我很肯定你的實力，在眾強雲集的鬼市之中，想必也是一個高人一等的存在……」很惠的音量忽然壓低，丟下手中的點穴針，指著魔杰的天靈蓋「但你在我的面前，只不過是一個小砸碎罷了……密技 瞬點殺」

很惠往他的額頭無情的刺了下去，魔杰悶哼了一聲後呼吸慢慢停止，不斷猛烈的哮喘之後終於因缺氧而倒在了地上「矮噁，這種腦滿腸肥的毗舍耶還真是有夠髒的啦，我只不過輕輕戳了他一下，手中就全是黏糊糊的體液啦，不過老頭子教的點穴還身是有夠強的啦，有了這一招，血衣魔女甚麼的在我面前八成也只能投降啦!」

很惠現在已經過於的驕傲，連走出房間都緊閉著雙眼大笑，完全不在意自己是身在一個人人都想殺她的旅店中，忽然「咚」一聲，一支利箭冷颼颼的繞過很惠擊中了後面的牆壁，不用想也可指，這支箭的主人想必是個技術高超的射手，很惠的危機意識這時才一股腦兒的全蹦了出來，她戒慎的看了看四周「很惠小姐，您不是跟我們血衣帝國立下了契約，發誓不闖入其他房客的房間，與在也不尋找陳柯承先生嗎，這樣實在是令貴國十分的困擾。」這虛偽的語氣、俐落輕巧的身手與隱藏非常完美的殺氣，讓很惠確定了小章現在就佇立在她的正後方拿刀抵著她的脖子。

「小章，你果然不是普通人，你是魔后的心腹吧，難怪你的眼神與散發出來的氣場遠遠超過我呢，所以我就先不跟你打啦!直接去打爆你的老大，她都不出現，應該很弱吧，拜拜!」

很惠拿出點穴針也如法炮製的對小章戳了一遍，就飛快地跑掉，小章立在原地大笑「咳咳，喉術 擴聲器。」小章的聲音突然放大，瞬間貫穿很惠的耳膜「哈哈哈，天真的很惠小妹，你真的以為點穴這種敷衍的技術能束縛住我這個主人的忠僕嗎?借宿於此的眾鬼們，無論你是賞金獵人、戰士、還是魔獸獵手都好，只要具有能輕鬆打贏一群毗舍耶的能力，即可向我們那至高無上的主人報名參戰，只要大聲高喊「我將奉主人之命，捕捉龍子丁很惠!」就行了，誰將逃脫的龍子給捕捉，將能獲得擁有操血的霸主、暗黑的鎮魂歌、龍族敗亡者之稱，也就是我們至高無上的主人-魔后大人的親筆簽名，血衣帝國棟樑輔佐大人小章報。」

除了很惠以外，其他聽說龍子在現而跑來鬼市碰碰運氣的獵人們也紛紛聽說了，這個消息更是迅速傳遍了整個鬼市，不知為何，很惠的大頭照也開始被一張張的貼在路上，鬼市每個血氣方剛的戰士都卯足全力準備將很惠這個外來者給捕捉。

「嗚啊啊阿，主人的親筆簽名，超想要的啦! 我將奉主人之命，捕捉龍子丁很惠!」各種類似的聲音在旅店各處響起，很惠嚇得魂飛魄散「該死的小章，真的把這個訊息給傳送出去了，難不成鬼市所有的人都要與我為敵嗎?」

很惠心想就這樣漫無目的地跑也不是辦法，決定找到昨天進來的入口，可是整個飯店就像有生命一般，不斷的旋轉、搖晃，根本寸步難行，很惠只能使出點穴招式「密技 強腿」她幫自己的腳點了穴，讓自己的腳力與平衡感大幅度提升，能在劇烈晃動的飯店中奔馳，但無論她怎麼跑怎麼提高自己的腳，力，還是跟跑步機一樣，停在同一個的地方輪迴「很惠小妹啊，我勸你別再浪費力氣了，這座旅館是由旅店怪所化成的，所以不管你如何努力的跑，只要牠還有力氣轉動，你就會不斷停留在原地喔，呵呵呵!」

小章虛偽的笑聲再次傳到很惠耳中，於是很惠認為繼續跑下去只會累死而已，所以逐漸放慢速度，這時小章的聲音再次出現「很惠小妹啊，忘記告訴你，只要你一停下來你就會受不了旅店怪持續旋轉的離心力腦溢血而死喔!」很惠對小章也別無他法，只能咬牙切齒地大吼，生氣到連腳都陷入地板下動彈不得「劈啪，劈啪」一陣陣木頭的迸裂聲快速逼近，一隻如地鼠的怪物在地下潛行著「在下是鼠巴衛門，主人的簽名是我的!龍子甚麼的都去死吧!咻嚕嚕嚕嚕!」

他迅速的從地板上跳起，很惠也看清了它的全貌，準備迎擊，他長的獐頭鼠目，身上也髒髒的，可說是社會的敗類的典型模樣，但身上卻有一種淡淡的清香，讓很惠頓時忘了神來嗅遍他的全身，等到回過神來，肚子上早已被插了一把小刀「嘿嘿嘿，聽說妳已經打敗了兩支毗舍耶，以一個小女孩來說已經不錯了!但對在下來說，就像是吃一小片蛋糕一樣簡單」很惠對於這種狂妄自肥的發言，在這幾年來，已經聽了不下數千遍「向妳這種人我見多了!」

拔下自己肚子上的小刀，露出藏在衣服裡的甲冑「你以為對你們這些戰鬥方式骯髒的小砸碎一點方法都沒有了嗎?剛剛的毒氣已經是你最後的手段了吧?」鼠巴衛門頓時露出底牌被揭露的神色，可是還在嘴硬的逞強「痾……才沒有咧，你這種小孩子，在下還是可以輕鬆地打敗……」一派輕鬆這四個字還是寫在很惠的臉上。

「對了，忘了跟你說，剛剛那個中毒是故意的，我只是為了摸透你的底細，並幫你點了穴，所以照這個發展，你再過兩分鐘大概就會無法呼吸窒息而死喔。」很惠偷偷對鼠巴衛門撒了一個小謊，她根本沒有對鼠巴衛門使用「密技 瞬點殺」，因為她很清楚，各位賞金獵人為了拿到魔后的親筆簽名，一定想要卯足全力，使出渾身解數來一舉拿下她，所以她故意中毒只是為了測試鼠巴衛門的底線。

「只要告訴我，這裡的秘密跟魔后的目的，我就大發慈悲的放過你的骯髒的小鼠輩。」很惠竭盡全力來模仿出一種冷酷而兇猛的態度，嘗試來威嚇鼠巴衛門，而剛好的，鼠巴衛門也是一個貪生怕死又愛好權勢的牆頭草，他為了自己的性命，就直接背叛了自己的主人「很惠大姊，小弟不才，請饒我這個小敗類一命，我惠將魔后的目的跟旅店的秘密全部告訴你的，首先這個旅店除了旅店怪以外還有一個祕密的房間……」說到這裡，鼠巴衛門突然口吐白沫、臉色發青、無法呼吸，無論很惠怎麼呼叫、搖動他，他都不動於衷，並在原地掙扎了十幾秒後就再也不會動了。

「哈哈哈哈!很惠小妹啊，你是無法從我們僕人的口中得到任何訊息的!他們都已經與主人訂下了契約，只要不聽從主人的命令、嘗試跟你結盟或求饒，一律視為通敵而除死，他的死在主人眼中不過像是一隻螻蟻被壓扁一樣的不重要，所以我們並不會對他的死感到婉惜，反倒慶幸少了一個敗類呢!」

很惠的情緒瞬間從期待變成憤怒與不解，雖然她對鼠巴衛門也是感到十分厭惡，但比起這種貪生怕死的小嘍囉，她更加不屑魔后這種草菅人命，視他人性命為糞土的態度「小章，你給我聽好!跟你那該死的老大說，叫她給我洗好脖子等著，我一定會從這惹人憐愛的怪物中逃出來，再把她打爆的!」

雖然鼠巴衛門已經身亡，但這也改變不了旅店怪不斷轉動的事實，很惠開始努力把陷進地板的腳拔出，試了老半天，雖然看似無動於衷，但很惠觀察到一種奇妙的現象，只要她對地板施力，整旅店就對暫時停止搖晃，還發出一種淒厲的怪叫聲，雖然身陷地下的腳與凌厲的慘叫攻勢讓很惠身心俱疲，但旅店暫時的停止轉動，也讓很惠能冷靜下來好好思考逃脫的方法「啊哈!我餓了……」

很惠對自己尷尬地笑著，幾近一整天的疲勞轟炸、噪音汙染與不斷的健走讓她從昨天早上開始就沒吃飯的肚子達到了極限，自己的腳也像是在抗議的重重對地板跺了一下「吼兮兮兮啊啊啊!」慘叫聲再度傳來，很惠再次用力跺跺腳，慘叫聲也再度傳出來，不停地轉動與巨大的驚嚇， 旅店怪的體力也透支得差不多了，一般來說旅店怪的體力應該足夠支撐牠轉動個三天三夜，堅硬的表皮是最鋒利的劍，也是最堅固的盾牌，基本上對付任何的強敵都無往不利、無堅不摧，外表與能力都如此強悍的旅店怪卻有一個致命的弱點。

那就是牠的體內非常脆弱且怕痛，只要有任何物體將他的體內戳破一個洞，牠就會停止失控、爆走，變成溫和無害又舒適的旅店，魔后就是運用不斷施加毆打虐待這種殘暴的方法使原本居住在荒野中，無拘無束的牠屈服變成溫馴的旅店，雖然魔后的方法毫無人性可言，但這確實是公認最有效的捕捉方法，因此擊敗一隻旅店怪並有有牠就是強者的證明，在黑市裡，旅店怪的幼體也是以天價再販賣，很惠也有耳聞這種泯滅人性的行為，她清晰的思路與有新穎的想法她明白要真正馴服旅店怪的箇中道理「好咧，在等一下子，我就要逃出去啦!你給我乖乖停下來，只要我逃出去，我就給你自由!」

雖然看不到旅店怪的外表，很惠卻能感覺到原本整棟都狂暴的殺戮氣息消失了，取代而之的則是原始大地古老的呼喚，旅店怪的躁進與桀敖不馴就簡簡單單被很惠給教化了。

「咕嚕咕嚕」地板在很惠的腳上融化，她就可以輕易地將腳給抽出來「謝啦，你的出口在哪兒啊，跟我講吧!或者是通往魔后那虐待你的大蠢貨的房間的通道也是可以喔!」「轟隆隆隆」天花板開了個洞，一架梯子憑空出現，上頭有塊匾額寫著「七殤殿=主人的居所」這明顯的是個陷阱，但很惠不知是大膽還是愚蠢，不疑有他的爬上樓。

「哎呀，又見面了呀!很惠小妹妹，下次行動前要先動腦啊，恐怕你沒有下次了，呵呵呵……」小章以猥瑣的姿態倒掛在天花板上，拿著箭頭抵著很惠的脖子，刀鋒劃出一絲絲的血珠「小章啊，小章，你也是太天真了，不久前才被你擺了一道，還認為我會就這樣踏入你那一點都不精緻的陷阱裡嗎?哈哈哈!」

很惠一派輕鬆的回嗆，不知道是小章太聰明還是很惠太笨，很惠踏入陷阱根本不是故意的，她只是就那麼少了根筋，完全看不破這個簡單明瞭、破綻百出的粗陋陷阱，發現中計之後才為了輸人不輸陣而趕緊狡辯的「很惠小妹啊，真的是這樣嗎，你的氣息已經洩漏了你的秘密啦，你身上有恐懼的臭味，這跟被主人踐踏屠殺的雜碎們有著相同的味道，為了主人，我小章將要在這獻上我那微不足道的性命，為築起帝國的高牆打下更深的根基，咻嚕嚕嚕……」

一把沾滿鮮血的軍刀「噹啷」的掉到地上，小章手上多了條傷口，外貌變的猙獰可怕，手腳長出腥臭味四溢的魚鱗，本來就細長的眼睛更加細長扁平，原本白淨亮潔又整齊的一口白牙也急速生長，一整副黑又長的爛牙在嘴中曝散開來，「砰砰砰」三聲巨響出現，一對翅膀橫空出世在他的背上，這代表儀式的成功，也代表小章僅剩的理智正在快速消逝，不久後心裡就剩下為魔后戰鬥的本能，不斷戰鬥直到咒術的效力結束，生命的終點呈現聲嘶力竭、筋疲力盡的淒慘死狀，跟十六年前的很惠一樣，他的確使用了魔后親自賜予的禁術-魔化。

「我們的實力差距實在是太大了，你就乖乖投降吧，很惠小妹，不然我只能將你親自狩獵，以主人忠僕的身分……」很惠又再一次聽到了這種狂妄的發言。

「切，你們這這些魔后的走狗，說詞永遠一模一樣，都說「呃啊啊，該死的龍子，我很強，你死定了，喔喔喔!」你們真的那麼看得起自己?」

很惠意外傳神地模仿出以往敵手的風采，很惠敢對對小章這種能與魔后面對面而不被其強大氣勢與力量給震攝的強者若無其事的挑釁，絕對不是很惠的輕敵與傲慢，她深知雙方的實力差距過於巨大，但很家的血脈、沒有敗績的戰鬥經驗與自傲，讓她還是與血衣帝國的第二把交椅小章展開一場無可避免的惡戰。

「龍化這門奧義，你根本就還沒有學到吧，你的實力已經到達極限了，我不知道是誰教你點穴這獨門的武術秘訣，但平民的力量終究有限，作為一個很家的後裔，不會龍化，可是非常丟臉的喔!不會龍化的很家人，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身體能力比較強的鬥士罷了，對主人甚至是我來說，都是個微不足道的存在，嚕嚕嚕哈哈哈哈哈!」

小章這個攻心戰術，成功打擊了很惠的心靈「為甚麼老頭子不教我龍化?」這個問題，很惠早已捫心自問了千百次，雖然小章已經揭漏了很惠的底牌，但很惠下定決心，在氣勢上絕對不能輸「哼，龍化這種簡單的東西，我在不知道幾百年前就學會了啦，勸你最好不要逼我生氣，不然悽慘的後果，我可不負責。」

「早就學會龍化了，是嗎?但你的體力剛才應該已經消耗得差不多，基本上無法施展龍化了，力量是絕對的，如果你的實力夠強大，那就露一手上我看看吧，已經十六年沒有嘗到很家的新鮮血肉了……」

小章運用自己細長滑溜的舌頭舔了舔嘴唇，很惠擔心只靠點穴根本不能傷到小章一分一毫，腦中已經開始計畫逃跑的計畫「很惠小妹，你就別在多心了，你的想法都透過氣息告訴我了，勸你就好好跟我打一場吧，讓我為主人做最後的一項任務，吸嚕嚕嚕嚕……」

小章奪得先機掏出弓箭，拉滿弓，手一放，箭如疾風的朝很惠飛了過去，小章手一揮，箭就飛出一支，眨眼間，很惠的全身插滿了箭，藏在衣服裡的甲冑也粉碎個精光，小章伸出魔化後肌肉鼓脹、膨大的雙手，將僅僅披著的一件破舊小布衣撕碎，過小的布衣裡，裝滿了一整袋之多的鐵塊，全都被小章甩出了窗戶「呼哈，清爽多了，我也把我身上的衣服拿下來囉，這樣就公平了吧，條件對等，一對一，只要誰作弊，我一率殺無赦，就算是我自己作弊我也坦然面對，開始吧，我將為主人獻上你的鮮血與屍骸，哈哈哈！」

小章握緊雙拳，肌肉爆漲了起來，他深吸一口氣「禁術－爆音吼，啊啊啊啊啊」一道爆音的潮流直接在很惠全身竄流，其釋放出的能量之強大，讓很惠的耳膜都破裂，流出腥紅的鮮血「很惠小妹，我的開場絕招怎麼樣啊，你的耳朵已經暫時性聾掉了吧，咻嘻嘻哈哈」很惠舀起地上不明的液體，洗滌了自己受到重傷的耳朵。

「嚕哈哈哈哈，這是加入滅音丹的水，不知道吧，你只要吃了以後就再也不會受到我那強大的音波攻擊了，因為……你再也聽不到啦！解藥在我的口袋裡喔，除非你打倒我，不然你是拿不到解藥的，但打倒我這種想法，等到另一個世界再去做夢吧！哈哈哈！」

很惠在耳朵灌入滅音丹的當下就聾掉了，當然聽不到小章透漏的重要訊息，只能硬著頭皮上了，耳朵聾掉雖然可以讓她不受到小章魔音穿腦的炸裂式攻擊，相反的也無法透過空氣、風的流動來感知小章攻擊的方位「嘻哈，很惠小妹啊，你無法受到我的音波攻擊，相反的，我的箭你也絕對無法防禦的，哈哈哈哈」

小章對著一個聾子自言自語的行確實像是的神經病，但他並沒有說謊，很惠的確對他神準的弓箭沒轍，只能一味地拔出刺進身體的箭頭，再使用「回復點穴」加強細胞的活性化來恢復傷口「很惠小妹，你能使用的細胞活性化的次數也有一個極限吧？相信我只要進行持續性的炮火攻勢，你也會筋疲力竭吧？」

小章再次挑釁了已經聾掉的很惠，為了燃燒自己生命最後的餘燼，他心中那塊尚未遭到魔后荼毒的純淨地帶突然萌生了一個反叛魔后的想法，那就是他要恢復很惠的體力與力量，與它進行一場公平公正但不公開的死鬥，雖然最後小章一定會因咒術的力量結束而死，但死前一展自己的實力，成為打敗龍子的強者，可是小章從小在心中埋下的小種子，現在它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種子也飛速萌芽，只想體驗與強者決鬥的快感，那種一個戰士的初心，讓小章的心昇華了，他變成了一個對戰鬥只有純粹敬意與尊重的戰士，這也讓他擺脫了魔后的控制，成為了隨心所欲、不受到魔后拘束的自由之身，身上的禁術也與小章融為一體，絕對的臣服於他。

「來吧，我可敬的對手，等你恢復，讓我們正正當當的打一場吧!」小章從口袋掏出一瓶藥水，整罐往很惠身上淋「很惠小姐，這是萬靈藥，你全身的傷口應該都痊癒了吧?」

很惠迅速的從昏迷不醒甦醒過來「啊啊啊啊啊，小章，我投降啦，要殺要剮隨便你啦!反正我已經做好覺悟了，嗚嗚嗚嗚……」

很惠一瞥見雖然已經不再臣服於魔后全身爆滿肌肉臉神又兇狠的小章就嚇得哭了起來「呃，不好意思，很惠小姐，我想你好像誤會了，在下已經不是以往的身分了，在下已經脫離了魔后的掌控，現在只不過是一介粗鄙的武人罷了。」

兩人頓時窘迫了起來「痾，你是小章沒錯吧?」很惠看看這個最熟悉的陌生人，試探性的問了他「是的，在下的確是小章沒錯，但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我了，所以我有一個卑微的請求，希望您能答應。」

很惠看見之前那麼囂張、粗暴的小章竟然變成這副恭恭敬敬的文青樣，隱藏不住自己的情緒，爆笑了出來「哈哈哈哈，你說你是小章?那天上都要下紅雨了，是不是?」

很惠抓緊這個小辮子，狠狠的把小章羞辱了一頓「不好意思，很惠小姐，但我真的是小章，請你稍微任真一些，並且完成我的請求」很惠見小章即使受到這般汙辱還是一臉正色，還沉住氣冷靜的回答無禮的自己，不禁為這個敵手感到敬佩。

「好吧，你有甚麼請求?看在你良好的人品上，我全都答應了!」小章也露出一種欽佩的神色回應很惠「不愧是很家的傳人，還真是有骨氣，那在下就說白了，在下的請求就是，請您和在下來一場攸關生死的決鬥，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很惠嘆了口氣「哎呀，你千辛萬苦地把我救活，又好不容易的洗白了你的立場，還以為你有甚麼偉大的志向勒，原來只是為了跟我廝殺一場……」

「好吧，看在我欠你一條命的大人情上，我的身體也差不多恢復了完全，我就順你的意，跟你哪一場吧!」小章以點頭做了回應「那在下就不客氣了!」

小章握緊雙拳，鼻子吸進大口的氧氣「這該不會是剛剛那招吧?」很惠捂著耳朵渾身起了雞皮疙瘩，這股戰鬥的氣息是跟剛才讓他耳聾的招式有一樣的感覺「哈哈哈，在下已經不是以往的在下了，這個密技，將會凌駕於爆音滅之上!」

小章呼出一口氣，但這口氣連很惠的一根寒毛都沒有驚動，小章也忽然躺到地上呼呼大睡了起來，跟剛才施放招式前的氣場完全判若兩人「喂，小章，你不是說好要和我打一架了嗎?快起來啦!」她掏出點穴針朝小章的鼻孔捅了下去「喝哈哈哈」

小章打了個哈欠，一股爆裂的風壓噴發了出來「嗚啊啊啊啊，明明只是打個哈欠，為啥會有那麼強的威力啊!」小章緩緩站了起來又打了一個哈欠，周圍的空氣瞬間又被抽光了，很惠頓時無法呼吸，小章卻依然神態自若的走到很惠面前，遞給她一張一點都不小的小紙條，然後他的屁股下瞬間颳起一陣颶風，他就像火箭一般的穿破屋頂，成為夜空中的一顆星辰，很惠使用著肺中儘剩的一點氧氣，死命撐住看完了這張紙條。

上面寫著「不好意思，先說一下，這場戰鬥八成是我贏了，全部都得歸功於這個絕招和我那連我自己都害怕的肺活量，這個絕招叫做-轟噴二重奏，整個絕招分為兩段，第一段為-轟噴爆吹襲，使用方式是我用盡全身力氣，讓肺中充滿空氣，在一次噴發出來，一開始看不懂我在搞甚麼是很正常的，因為我吸入空氣時，為了提防吸入空氣中的雜物或碎屑，只能一點一點吸，確保吸入的是純氧，才不會因為噴發出去的速度過快而把口腔整個刮傷，這招的使用時機通常是向你剛才一樣，敵人靠近時，一口氣將他吹飛的保命絕招，是我目前最強的盾。

如果有最堅固的盾，作為一個武人，那最鋒利的劍就是不可或卻的，轟噴二重奏的第二段-轟噴霸王吸就是那最好的選擇，這招最好的使用時機在於決勝關鍵點的時候，園裡事先鼓起胸膛讓肺部變的更大，再使勁兒吸光周圍的空氣，讓敵人無法呼吸到氧氣，窒息而死，但這招有個副作用，因為吸附進去的空氣裡富含著各種髒東西或雜質，所以逼不得已只能全部排放出去，排放的方式就像我等會兒的樣子，在死之前還要見識如此低級下流的空氣排出方式，在此至上萬分的歉意，小章敬上。」

很惠用留有的最後一口氣說「嗚啊嗚之尼個拜一啊喔敖敖敖啊!(小章，你真是太強啦，但你真的如此天真? 以為我沒有隱藏的保密大絕招嗎?雖然算是一個禁術，但保命要緊，只能立刻使用啦!秘術-水熊重變化法!

**第四章 五年過後**

「誒誒誒，這裡有一個乾乾的人偶呢，母親大人」一位稚氣未脫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走過來，口水滴到很惠跟乾屍沒什麼兩樣的軀體之上，很惠這時已經沒有意識，她所使用的「水熊蟲變化法」，它是目前很惠所學習到的最強的防禦術，很惠詠唱咒文，讓法術將自己身體裡的水分與器官迅速壓縮並乾燥，把自己身體次要的細胞和部位消滅，這樣自己就算沒有空氣、養分、水這三大人類生存的必須要素也能以沒有意識的乾眠狀態繼續活下去。

就像是頑強的水熊蟲，但這法術也能將人體變得更加堅固與強韌，無論受到多麼強力的傷害與打擊，強大的衝擊都能全部吸收，以上這些特色，讓很惠私自命名它為水熊蟲變化術，但可惜這是一個不會傷害到敵人卻嚴重對自己不利的防禦術，因為要解除乾眠，只能靠外人或大自然給予你純淨的水，不然只能在無意識中陷入無止盡的乾眠之中。

恢復後的後勁也是相當強，因為身體裡次要的組織與器官都被法術消滅殆盡，所以就算相當幸運的被恢復了，沒有在短時間攝取大量的食物與營養，也會因為體力與身體過於疲憊而死。

如此危險的法術上書中對這項法術那麼紀載「警告!這是一個既危險又自私的禁術，它沒有任何的名字，因為它對這個世界已經造成了太多的傷害，凡是使用過這項法術的人，被水喚醒後幾乎都自殺了，原因沒有其他，都是因為家人在他們乾眠的途中，沒有人敵的過時間的流逝，一個個相繼去世，他們大部分都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也無法抹去心中濃濃的愧疚感，最終只能走向絕路，這招使用的方法，本書竟不會提到，也不會教給正在讀書的你，只能告訴你，所有的信息，只有那麼多……」

很惠在與老頭子修練的那一段時光，有超過一半的時間都在鑽研並改良這項法術，雖然還未在實戰中使用過，但對這招還是有十分的自信心。

「啊啊啊啊，我快餓死啦!誰來給我一點食物和水，讓我恢復體力，不管你說甚麼，我都幫你做……」很惠說完又累的頭一昏，倒了下去「姐姐，你要吃東西嗎?等我一下喔，我去問我媽媽能不能拿食物給你吃，你等一下喔。」聽到一個溫柔婉約的小妹妹低頭關心自己，很惠的淚腺頓時爆發了出來「她是天使，嗚嗚嗚嗚嗚嗚……」

過了不久，小妹妹飛也似的跑過來，手中似乎還拿著一整大盤的食物「大姐姐，我的名字叫「錢多多」今年十歲，我家跟我的名字一樣，真的很有錢喔，而我家是開餐廳的，這些食物都是餐廳裡廚師煮的，我和我的朋友吃都不用錢，現在妳是我的朋友了，所以妳可盡情吃個夠!不夠還可以在加點喔」

很惠看著整盤油光閃閃的佳餚，連謝都來不及道，碗筷都來不及準備，就用著自己髒兮兮的雙手一把抓起食物狼吞虎嚥的塞進嘴巴「嗯嗯嗯嗯母一擦雌囔科豪雌(多多小姐，這真是太好吃了請容我叫妳一聲救世主!)」

多多也沒有任何自傲或邀功的表現，只是靜靜地坐在一旁看很惠滿足地吃著，等到很惠終於將盤子裡的食物瞬間清空，她才開口「大姊姊就是五年前孤身一人闖進忘憂旅店大戰魔后，最後和前任血衣軍團的第二把交椅的小章決一死戰過後，雙雙失蹤，被我們這些庶民私底下稱為「雙鬥神之一的聖龍真傳-丁很惠小姐吧。」

多多的話鋒之犀利與準確，嚇著了很惠，卻又對民眾對他的稱呼受寵若驚，她連忙搖了搖頭，趕緊辯解「小妹妹你真的誤會了，我真的不是你口中說的甚麼丁很惠，我只不過是一個從遠方來的旅行者罷了……」很惠越講越心虛，多多懇求的眼神跟嬌滴滴的臉色神上的施壓與折磨最後雙手一攤「好吧~小妹妹，看在你請我吃那一頓的情面上，我就開誠布公，公布我的身分吧，其實我就是……」

「裡面的可疑人物，快點給我離開我們敬愛的夫人與小姐!!!喔啦喔啦喔啦!!!」外面傳出一陣粗野又無理的喧鬧聲，很惠推測，應該有超過二十個人在牆邊喧鬧鬥毆，一陣喧囂過後，牆壁被一拳無情的打飛，從飄散的煙塵與殘垣斷壁當中，一個壯碩武勇的肌肉棒子跳著輕快的舞蹈走了出來。

「大小姐，你沒事吧，你又跑到夫人的長眠之地，又拿著一大盤食物，那陌生人的身分也尚未調查出來，如果她是魔后的走狗，讓大小姐出了什麼是該怎麼辦啊，實在是讓我們這些奴才很困擾啊!」男人碎碎念著。

多多眼神一和男人對上，馬上畏縮的躲到很惠背後，開始跟很惠講悄悄話「很惠大姊，他是我們家的管家，叫大莉世，不要看他全身肌肉又一臉的胸相，其實他的實力很差，雖然以前在地下格鬥界混過，但只比了一場比賽就被對手一拳擊倒了，非常弱吧?」

很惠聽到如此的介紹，不禁臉都綠了「痾，不好意思，多多小妹妹，我對你的保鑣並不是那麼的有興趣，我想問的問題是請問從我被小章打敗之後到底過了幾年啦?雖然有點失禮，但這檔事真的比你的保鑣重要太多了!」

「啪」多多一巴掌狠狠打在很惠的臉上，她憤怒地瞪著很惠「你這個自私的爛人，永遠只想到妳自己，妳知道妳失蹤的五年來，因為忘憂旅店的毀壞，小章的失蹤，讓鬼市被魔后抓走了多少人嗎?資質好的就被拿去訓練成「血之僕」，拿來威脅民眾與籌備幾乎永遠不會發生的戰鬥，體力差就被派去做勞力活，力氣用盡了就被屠殺來做血之僕的糧食，而我的媽媽也是後者的其中之一，妳這個惡魔，是這一連串事件的元凶，我就算犧牲生命也要殺了妳!啊~~」

多多手一揮，將自己的頭髮盡情弄亂，揮灑在風中的髮絲看似散發著閃爍的暮光，但很惠瞇起眼盯著狂怒的多多時，髮絲像一根根的針迅速的刺向很惠的眼睛 「噢，這是甚麼啊，多多小妹原來你那麼強啊，那我就陪你訓練!也舒活一下我的筋骨吧。」

「來吧，你這個惡魔，我為了等待你的出現，動用財力在忘憂旅社的遺跡蓋了我的新家，也靠著關係成為魔后的部下，就是為了獲得這項能力，靠它殺了妳和魔后，替我死去的母親報仇!」

多多豎起一頭的亂髮，大喊一聲「殺了她!」頭髮們全帶著敵意的朝向很惠「多多小妹，你真的要跟我打起來嗎，雖然我已了五年沒有打架了，年紀也大了，但寶刀未老喔，你這種十歲的小妹妹還是打不贏我的，但如果你執意要打，我是不會手下留情的喔!」

多多蹲伏到地上，以不科學的速度撲向很惠，很惠也擺好架式，準備迎擊，多多奪得先機，搶先發起進攻，她在空中優雅地翻轉三圈，刀一般的髮絲也隨著她的旋轉不斷在很惠身上畫出傷痕「哈哈哈，如果雙鬥神之一不過如此，那我一定是世界最強的人了」

很惠看著多多，點頭如搗蒜「是、是、是，多多小妹啊，不應該是多多小姐，我這講話方式真不知道是跟誰學的?你真的很強，但我覺得你的殺氣太重了，下一步的行動太容易洩漏，要殺了我恐怕沒那麼簡單，但是我也會全力應戰的。」

在這之後，很惠還是不斷站在原地靜靜地接受多多的凌厲攻勢「為甚麼你都不會痛?我明明已經使出渾身解數，你既不反擊也不逃跑，你就那麼看不起我是嗎!」

多多質問著很惠，並對很惠比了個不雅的手勢，很惠也不理她，繼續閉著眼默默承受傷害，這樣的尷尬風景就這樣持續了三分鐘，多多急的跳腳，攻擊的節奏亂了兩秒鐘，這時很惠做出了動作

「錢多多，自以為為母報仇，向魔后低頭獲得了讓頭髮變形的能力，雖然是個可造之材，但攻擊方法雜亂無章，也沒有任何值得注意之處，應該使用五級即可輕鬆抹殺。」

很惠對自己的手背吹了口氣，一條鮮血所灌溉而成的湧泉噴發了出來「喝啊啊啊，這五年以來無數次的自我修行與突破，終於要在實戰中首次使用啦，這應該能將我的實力拓展到更遼闊的荒野，很家祖傳秘術-龍化改良版-萬龍招來!」

一把俗又土氣的光芒圍繞在很惠身邊「哈哈哈哈!嗚哦哦哦，真是太酷啦，這等力量絕對是以往的先人辦不到的，我丁很惠將為很家描繪出一種全新的風采!氣勢給他打出來啦!」

光芒好不容易消散過後，很惠傲慢地走了出來，穿著一身金光閃閃的鱗甲，手中還把玩著一把鋒利的長刀。

哎呀，你可別以為我這五年是白混的，我雖然化為塵埃般的大小，但我可沒有閒著，我靠著自己那能隨風飄搖的輕盈體態，到處飛、到處跑，學習和了解更多關於很家的秘術-龍化的知識與應用，並加以改良，這五年，沒有酒精和打架的日子讓人倍感孤獨，但這嚴苛的條件讓我學了許多不可言喻的事物，但我會變得更加強大，現在你所要面對的只是我能做到的龍化中最弱的第五級，就算你僥倖將現在的我擊倒，上面還有更強的四隻來自上古的巨龍，將用炙熱的烈焰將妳化成灰燼，聽完以上那麼多，囂張的多多小妹啊，請問妳該為了妳那敬愛的母親大人投降了嗎?」

多多的眼珠裡多了幾滴打轉的淚珠，好像想講出些甚麼卻又吞了回去，看到多多這狼狽的模樣，很惠從不知哪掏出一根菸「我現在已經二十一歲可以抽菸啦!各位讀者們我丁很惠可是一位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喔!回到正題，多多小妹，妳該做出選擇了吧!姊姊我就好心替妳倒數三秒喔，三、二……」

很惠絲毫不等多多做出任何回答，手中的長劍直接猛然朝她刺了過去，在冷冽的刺擊刺到多多的前一刻，大莉世挺身上前，接下了這斬斷自己生命的一劍，很惠和多多都不約而同停下一切行動，衝上前探望大莉世這位盡忠職守的楷模保鑣，大莉世的嘴正不停的抽動，似乎想嘗試說出些甚麼「大…小…姊…妳沒……事吧……」他竭盡所能的擠出了這一句話，就是他的遺言。

「丁很惠，妳不是很厲害嗎?現在他…他被妳打傷了，給我把他的傷口治好啊!不然我可是不會放過妳喔!妳這個骯髒下流的……」

多多悲痛地趴在大莉市身上，咒罵著很惠，看著大莉市肚破腸流的淒慘死狀，很惠非常地感到抱歉「多多小姐，雖然這個事實十分殘酷，但這種程度的傷口以現在的醫療技巧與法術是無法治癒的，更何況他已經斷氣了，所以請節哀，屍體的事情我丁很惠會為您想辦法的。」

很惠完全無視現在的狀況，直接將殘酷的事實告訴多多，這不但沒有讓多多對部屬的死釋懷，情緒反而更加激動與憤怒「丁很惠，妳這個臭女人，現在是怎樣，妳殺了我的部下，還敢裝作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連一句道歉都沒有，為了大莉世我一定要殺了妳洩憤，再將妳分屍，讓妳死不瞑目、不得好死!」

多多從地上站起來，把腳無情地放在很惠臉上，來回的搓抹，她不斷用言語羞辱很惠，但很惠跟剛才一樣，一句話也不回，靜靜地接受傷害與辱罵「怎樣，妳這個賤女人，怎麼不說話了，回話啊，我還沒踩夠呢，我一定要為大莉世報一命之仇，我要殺了妳……」

聽到「殺了妳」這三個字，很惠站了起來，斗大的淚珠在她眼光裡打轉「妳知道這六年來我用我的手殺了多少人嗎，妳不知道，妳知道我這五年來有多孤獨嗎，妳還是不知道，妳又知道為甚麼我要拋棄我在澎湖的一切來這鬼地方打拼嗎，這問題連我都不知道啊，不了解我的人別多說甚麼!我一直有一個夢想，那就是找一個夥伴來幹一件大事，像是顛覆整個世界之類的，但苦無一個好夥伴，直到我遇見了妳，妳對於魔后那老女人的仇恨絕對不亞於我，身體和資質都很有潛力，跟著我好好鍛練絕對可以將實力升級到不同的檔次，來吧，讓我們一起大鬧世界!團名就叫做真的很多如何!」

很惠一時起意，熱情的邀請多多加入她的一人軍團，但多多的態度還是十分冷酷「不要我才不想與妳這種臭女人一同共事……」

多多十分瞧不起很惠的志向，轉身跑走了。

「誒，多多小妹妳別這麼冷淡嘛!求求妳啦……」

很惠追著多多重複地大喊……。(全文完)

**伍、研究日誌**

題目決定2017

這周我發現我其實對防夾門沒有非常的有興趣，我不想要去逼自己做一篇我自己沒有興趣的專題研究，所以我又去了一次書店，我發現我對恐怖小說非常的有興趣，我也從小就非常喜歡看都市傳說或是聽別人說鬼故事，但是聽了又非常害怕，可是卻非常的享受這種心中十分忐忑的心情(疑似有自虐狂?)  
所以我希望這兩周我能蒐集各種台灣的鄉野傳說，恐怖故事，來進行文獻探討，但是我這兩周大概也會害怕的睡不著吧?

資料蒐集2017/11/2

在周六我好好查詢了有關於台灣的都市傳說與鄉野怪譚，主要有名的有魔神仔、紅衣小女孩和玉山小飛俠，這幾個我較為感興趣，所以這幾天還得更加細的尋找有關於這幾個傳說的資料才行呢。

創作關鍵2017/11/9

這周我在誠品看到了一本別人跟本不會想買但是我視如珍寶一般的書，叫做妖怪台灣，我買回家後直接花了三個小時把書看完，我發現這本書編寫的非常詳細，有超過四百種的妖怪、鬼神，從明鄭時期到現在400多年間所發現、傳說中的妖怪皆有紀載，對我的小說創作根本是如魚得水、錦上添花，所以我又更確定了我的主題，就是使用台灣知名都市傳說與較鮮為人知的妖怪奇談為主題，創作出一本原創恐怖小說，在這一兩周，我也會盡量多看一些恐怖小說來了解如何把故事寫得更恐怖，利用閒暇時間構思故事，讓創作可以更早開始。

寫作開2017/11/16

這周我終於開始撰寫小說了，雖然說目前我的故事大綱跟腳色都已經架構得差不多了，只是沒有特別的靈感，沒靈感時甚至坐在電腦桌一個小時都想不出甚麼東西，所以這個禮拜我到處看書找靈感，希望可以盡早想出更好的情節。

寫到一半的心得2018/3/31

小說撰寫到了中段，也默默寫了一萬多字，但我的故事怎麼離我原本的目標「恐怖小說」越來越遠了，反而奇幻的元素越來越多，甚至也變得搞笑，整個故事變得較為輕鬆幽默但也不缺精彩的戰鬥場面，偏離了我原本的主題許多，但依舊不失我的初衷「盡其在我，順其自然。」我還是會繼續往我預想中的結局前進的!加油吧，讓我在畢業前與很惠一起幹一場大事。

很惠與成果發表2017/5/21

五月二十號，展現在專題研究中所努力成果的專題發表在兩校畢業生共同的努力下盛大的開幕了，我坐在台下，凝視著從容不迫在臺上閃耀著光芒或是因緊張而表現不佳的同學們，這段過程不只是欣賞以各種形式努力的結晶，我也以一個報告者的身分在心中開始練習已經假想超過上百次的那十分鐘報告，在我默唸台詞的時候，短短的一個半小時過了，我也將帶著「很惠」一同上台，把自己這四年來的集大成呈現給觀眾看，「哈囉，大家好，我是gs2815蕭詣宸……」

閃耀過後2017/5/22

我上台的十分鐘很快，而且我一下台，馬上會有更多同學來填補我的空缺，我知道要能讓觀眾知道我要傳達的內容、在心裡留下印象並引起對我的小說的興趣，才是個成功的報告，所以我用了我最擅長的方式，那就是搞笑，我一上台，觀眾的笑聲不絕於耳，我知道我的戰術奏效了，我忘記了顫抖的指尖，忐忑的心態，全神貫注面對台下的觀眾，在這十分鐘內我就是主角，是最耀眼的一顆心，面子在這裡顯得微不足道，十分鐘後我深深一鞠躬，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也包括我的好夥伴「很惠」接著我依舊坐在位置上聽著其他同學的報告，也跟著吸收全新的知識，就這樣的，不知不覺四點了，我還意猶未盡，但很可惜頒獎的時候到了，我認為頒獎是很殘酷的，他直接決定了專研的貴賤好壞，也會讓得獎的同學變的自傲，沒得獎的同學變得自卑，我認為在專研發表會這種讓大家揮灑才華的地方不應該出現任何的獎項，但這世界也總是殘酷，為了評鑑每個人的努力與成品，頒發獎項是目前最好的方法，首先人氣獎不負眾望地由特別受歡迎的人獲得，我雖然有點失落但還是為帥帥的張瑋紹掌聲鼓勵，接下來的精神獎則是由幾位認真創作成品的視覺效果也非常卓越但較為害羞內向導致報告時成果不佳的同學獲獎，最後一項獎項我估計應該是本屆專研發表會最為榮譽的獎項「研創獎」，這個獎項是在各為資優班老師評選中脫穎而出的專研才能獲得，我在心中打定我一定不會獲得這個獎，畢竟我認為比我認真的人太多了，我自認我在做專研的時候算是數一數二混的，所以已經死了得獎這條心了，而且獎項不代表一切，只要我以後繼續努力，絕對可以獲得比獎狀更珍貴的事物，首先盧沛潔不負眾望的得獎了，再來西湖的第二個名額也將頒發，老師喊出了「真的很惠，蕭詣宸」這幾個字的時候，我還有點傻眼的走上台，不敢相信是我，就算得獎了，我也不會自傲，畢竟這世界是很殘酷的，活在過去的人終究會被這世界淘汰，我會繼續努力的。